

卷七十六

青箱雜記 獨斷 續書譜 筆說 祛疑說

卷七十七

東谷所見 荔枝譜 西域志 鷄林志 法頭記 青城山記 北征記 玄中記  
燕北雜記 嵩山記 番禺雜記 金坡遺事 景龍文館記

卷七十八

樂城遺言 隨遺錄 硯史 硯譜 端溪硯譜 法書苑

卷七十九

玉堂雜記 王公四六話 西疇常言 海岳名言

卷八十

雲麓漫抄 韓詩外傳 諸集拾遺 盛事美談 此紅兔詩  
呂氏鄉約 獻醜集

說郛

七十六之八十



說郛卷第七十六

青箱雜記

文章純古不害其為邪文章艷麗亦不害其為正然或見人文章  
鋪陳仁義道德便謂之正人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謂之邪人茲亦  
不盡也皮日休曰余嘗慕宋璟之為相疑其鉄腸與石心不辭吐婉  
美辭及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体然余觀近  
世所謂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艷麗之詞如前世宋璟之比今並虛之  
辛崖公張詠席上贈官妓小英歌曰天教搏百花搏作小英明如花  
住近桃花坊北面門庭掩映如仙家美人宜稱言不得龍腦薰花香  
如骨雖陽軟毅如云英豪郡輕紗似蟬翼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偷



入選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兒初失意謫向人間為飲妓不然何  
得膚如紅玉初碾成眼似秋波雙臉橫舞態因風欲飛去歌聲過  
雲長且清有時歌罷下香砌幾人冤冤遙相驚人看小英心已足  
我看小英心未足為我高歌送一杯我今贈你新翻曲  
韓魏公晚年鎮北都一日風起作點絳唇小詞云病起厭厭宴  
堂花樹清樵悴亂紅飄砌滴尽胭脂淚惆悵前春誰向花前  
醉愁無際武陵為睇人遠波定翠干

司馬溫公亦嘗作小阮郎歸小詞曰漁舟客易入春山仙家日  
日閑綺窓妙阮映朱顏相逢醉夢間松露冷海波殷匆匆整  
掉還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尋此露難

曹脩古立朝最號剛方蹇諤嘗見池上有所似者亦作小詩寓意  
日荷葉罩芙蓉負青映嫩紅佳人南陌上翠蓋立春風

楊湜詞說載溫公西江月詞云寶髻鬆鬆梳就鉛華淡淡數成輕  
煙翠霧罩娉婷飛絮遊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可似無  
情笙歌散後酒初醒深院月明人靜

東皋襟錄云世傳溫公有西江月一詞今復得錦堂春云紅日遲遲  
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煙霞蝶尚不知春  
去謾逸出砌尋花奈狂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尚誰家始知青賓無  
價嘆飄蓬宦路在再年辛今日笙歌叢裏持地咨席上青衫濕  
透美感旧何上琵琶忘不教人易老多少离愁散在天涯



膚同集有所思及樓上女見曲自君之出矣秋夢行并篇皆艷詞也

陶淵明亦有閑情賦

茗溪漁隱云余閱宛陵集見一日曲其詞乃為南陽一娼話離而作然則謹厚者亦復為之邪其曲云接家鄧侯國肯愧邯鄲妹世本富繒綺嬌愛比明珠十五學組紉未嘗開戶樞十六失所適姓名傾里閭十七善歌弄使君邀宴娛自看茲樂府不得同羅敷涼温忽在再屢接朝大夫相歡不及情何異逢路衢昨日一見郎目色曾不渝結愛從此督慙隔猶云踈如何遂從宦去涉千里塗郎跨青驄馬妾乘白雪駒送郎郎未遠別妾妾仍孤不  
如水中鱗雙雙依綠蒲不雲間鵲兩兩下平湖魚鳥尚有托

妾今誰與俱去去約春華終朝然日餘心思杏子便擬見梅花花幾時吐頻指闌干數東風若見郎郎重為歌金縷

候鯖集又有花娘歌翡翠調

吹飲錄載范文正守饒喜妓藉小鬟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裁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托春風幹當來介買送公王衍曰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以范公而不能免慧遠曰慎竟如磁石遇金不覺合而為一處無情之物尚不况我終日在情裏佐活計邪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淵明作閑情賦盖无物能移人情蕩則難及故方閑之

獨斷

孚

蔡邕字伯喈



漢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詔史官  
記事曰上車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輿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  
後曰省中印曰璽所至曰幸所進曰御其命令曰策書二曰制書三  
曰詔書四曰戒書

皇帝皇王后帝皆君曰也上古天子庖犧氏神農氏稱皇堯舜稱帝  
夏殷周稱王秦承周末為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  
并以為号漢高皇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也王者至尊四号之別  
名王畿內之所稱王有天下故稱王

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住故稱天王  
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

天家百官小吏之所稱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故稱天家

天子正号之別名

皇帝至尊之稱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帝者諦也能行  
天道事天審諦故稱皇帝

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有同号之義也堯曰朕在位  
七十皋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厚曰朕皇考此其義  
也至秦天子獨以為稱漢因而不改也

陛下者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  
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  
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以如之及群臣士庶相與言曰殿



下閭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上者尊位所在也太史令司馬遷記事當言帝則依違但言上不敢深瀆言尊号尊王之義也

乘輿出於律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深瀆言之故托之於乘輿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記乘輿以言之或謂之車駕

天子自謂曰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

玺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玺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

曰固封玺

幸者宜幸也世俗謂幸為僥倖車駕所至民臣被其德澤以僥倖故曰幸也

策書策者簡也札曰不滿百文不書於策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篇下附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三公其諸侯王三公之薨于位者亦以策書誄謚其行而賜之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敕令贖令之屬是也

詔書者詔誥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如故事是為詔書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詔書



戒書戒勅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勅文曰有詔書某官是為戒勅也此皆名此為策書失之遠矣

凡群臣尚書於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曰需頭稱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

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其中者所請若罪若罪法幼案公府送御史臺公卿校尉送謁者臺也

表者不需頭上言臣下言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間有所止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議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為如是下言臣遇難議異其非其非駁議不言議異其合於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甲議可

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公卿侍中尚書衣帛而朝曰朝臣諸營校尉將大夫以下亦為朝臣王者臨撫之別名

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百乘之家曰百姓

天子所都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於水地上之衆者莫過於人京大師衆也故曰京師也

京師天子之畿內千里象日月月躔次千里

天子命令之別名

命出君下臣名曰命



令奉而行之名曰令

政者之竹帛名曰政

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弟曰娣事曰常以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  
示有所尊訓人民事君之道也秋夕夕月於西門之外別陰陽之  
義也

天子父事三老者適我于天地人也兄事五更者訓於五品也更者  
長也更相代之五月能以善道改更已者也

三代建正之別名

夏以十三月為正十寸為尺律中大簇言万物始簇而生故以為  
正也殷以十二月為正九寸為尺律中大呂言陰氣大勝助黃

鍾宣氣而万物生故以為正也

周以十一月為正八寸為天律中黃鍾言陽氣躔黃泉而出故以為  
正也三代年歲之列名

唐虞曰載載歲也言一歲莫不覆載故曰載也夏曰歲歲穡稔  
也商曰祀周曰年

閏月者所以補小月之減日以正歲數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  
天子諸侯后妃夫人之名曰

天子之妃曰后后之言後也諸侯之妃曰夫人夫之言扶也大夫曰  
孺人孺之屬也士曰服人婦之言服也庶人曰妻妻之言齊也公侯  
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皇后赤綬綬玉璽貴人綉綬金印



編緋色似綠

天子后立六宮之別名

三夫人帝嚳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名者為正妃三者為次妃也九嬪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天子取十二夏制也二十七世婦殷人又增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八十一御女周人常上法帝嚳正妃又九九為八十一增之合百二十人也天子一取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夫人九嬪諸侯一取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鄉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王者子女封邑之差

帝之女曰公主儀比諸侯帝之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異姓

婦女以息澤封者曰君比畏公主

天子諸侯宗廟之別名

左宗廟東曰左帝姓牢三月在外牢一月在中牢一月在明牢一月謂近明堂也三月一時已足肥矣從之三月示其潔也

右社稷西白右宗廟社稷皆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五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

大夫以下廟之別名

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三廟一壇考廟王考廟四時祭之也



士一廟降大夫二也上士二廟一壇考廟王考廟亦四時祭之而已自立二祀曰門曰行下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所謂祖稱曰廟者也亦立二祀與上士同府吏以下未有爵命號為庶人及庶人皆無廟四時祭於寢也

周桃文武為桃四時祭之而已去桃為壇去壇為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壇謂築土起堂墀為築土而無屋者也薦考桃於適寢之所祭

春薦韭卯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制無常性取與新物相空而已

天子之祭祀宗社曰泰社天子所謂群姓立祀也天子之社曰

王社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於此社授以政尚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之社曰侯社 亡國之社古者天子亦取亡國之社以分諸侯使為社以自儆戒屋之奄其上使不通天崇其下使不通地自與天地絕也面北向陰示滅亡也

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簇居百姓已上財共一社今之里社是也

天子社稷土壇方廣五丈諸侯半之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天子為群姓立七祀之別名



曰司命曰中雷曰国行曰國門曰泰厲曰尸曰竈  
諸侯為國立五祀之別名

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国行曰公厲  
大夫以下自立三祀之別名

曰族厲曰門曰行

四伐臘之別名

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

五帝臘祖之別名

青帝以耒臘郊祖赤帝以戌臘午祖白帝以丑臘酉祖黑帝  
以辰臘子祖黃帝以辰臘未祖

天子大蜡八神之別名

蜡之為言索也祭日索此八神而祭之也大同小異為位相對向  
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豐年若土歲取千百

先嗇

司嗇

農

郵表綴

猫虎

坊

水庸

昆虫

五祀之別名

法施於民則祀以死勤事則祀以牢定國則祀能禦大災祀能  
扞天患則祀

六號之別名

神號尊其名更為美稱若曰皇天上帝也鬼號若曰皇祖伯



其祗號若曰后土地祗也牲號牛曰一元大武羊曰柔毛之屬也  
齊號黍曰鄉合梁曰香篚之屬也幣号玉曰嘉玉幣曰量  
幣之屬也

凡祭祀宗廟礼牲之别名

牛曰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腍肥羊曰柔毛鷄曰翰音犬曰羹  
獸雉曰跣趾兔曰明視

凡祭號生物異於人者所以尊鬼神也脯曰尹祭稟魚曰商  
祭鮮魚曰臠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茶曰鄉合梁曰香篚瓊曰  
嘉跣盥曰醎醑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五帝三代樂之别名

黃帝曰雲門顓頊曰六帝嚳曰五英堯曰咸池舜曰大韶一曰大  
韶夏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天子八脩八八六十四人八者象八  
風所以風化天下也公之樂六佾象六律也侯之樂四佾象四時也  
朝士鄉朝之法

左九棘孤鄉大夫位也羣臣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  
也群吏在其後三槐三公之位也州長一在其後

四代獄之别名

唐虞曰士官吏記曰臯陶為理尚書曰臯陶作士夏曰均臺  
周曰囹圄漢曰獄

四夷樂之别名



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定天下之歡心祭神明和而歌之以管樂  
為之聲東方曰箛南方曰任西方曰柷離北方曰禁一作昧商一作禁

續書譜

姜夔字堯章番禺人

總論

真行草書之法其原出於篆篆八分飛白章草草草等團圓勁  
古淡則出於篆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喚向背則出於飛白  
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草然而真草與行各有體制歐率更  
頗平原背以真為草李邕李西臺輩以行為真亦以古人  
有專工正書者有專工草書者有專工行書者信乎其不  
能兼美也或云草書十字不抵行書十字行書十字不抵

真書一字意以為草至易而真至難堂真書者哉大抵下筆之際  
盡效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道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兼通手手  
相應其為妙也白雲先生歐率更書訣亦能言其梗槩孫過庭論  
之又詳皆可參稽之

真

真書以平正為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妙無出鎮  
元常其次則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良  
由唐人判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書類有科舉習氣頗魯公作  
千祿字書是其正也矧歐虞顏柳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  
入矩無復晉魏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小大斜正踈密天然不齊熟



能一之謂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  
之正十字之踈萬字之密畫多者宜瘦畫少者宜肥魏晉書法  
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或者專喜方正極意  
歐顏或者專務勻負專師虞求或謂體須精匾則自然平正此又  
有徐會稽之病或云欲其蕭散則自不鹿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風起  
足以盡法書之美哉真書用筆自有八法吳嘗採古人字別之以  
為圖畚今畧言其指點者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  
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骨體欹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  
合宜結束堅實音幣音拂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  
如魚翼鳥翅有翻翻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欹其沈實晉

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影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為之正鋒則無飄逸  
之氣轉折者方員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  
轉欹不滯滯則不通然而真以轉而後通草以折而後勁不可  
不知也懸針者筆欹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後縮  
謂之垂露翟伯壽問於米老曰書法當如何米老曰無垂不縮  
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畫皆  
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大令以未用筆多失一字之間  
長短相補斜正相柱肥瘦相混求妍媚於成體之後至於今也尤  
甚  
用筆不欹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欹太瘦瘦則形枯不欹多露鋒



芒則意不侍重不款深藏圭角則體不精神不款上小下大不款左低右高不款前多後少

草

草書之體如人坐卧行止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躡踊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妙便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古軍書義之字當字得字深字尉字最妙妙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款不踰矩矣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倣王右軍由之以變化觀之以奇崛若泛學諸家則字下有工拙筆多失悞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識

向背不知起止不悞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失悞顛錯反為新奇自大令以來已如此矣也况今世哉

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折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者款其屈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款其無起止之跡錐畫沙者款其勻而藏鋒壁折者款其無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藏鋒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冥而神奇出焉常款筆鋒在書中則左右皆無病矣作楷墨款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潤以取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筆款鋒長勁而負長則含墨可以運動勁則有力圓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拘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則耒舍之則急



往世俗謂之揭箭好刁按之則屈曲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  
回性筆鋒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後以曲不復捷又安能如人意耶故  
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不勁蓋紙筆墨皆書法  
之助也

### 行書

嘗夷改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不同大率變真以便於揮運  
而已草出於章行出於真雖曰行書各有定體縱復晉代諸賢  
亦若不相遠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第一謝安石太令諸帖次之  
頗揚蘇米亦後世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為貴少有失悞亦可  
輝映所貴乎濃纖間出血脈相連筋骨老健風神洒樂恣態  
備且真有真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博  
習可以兼通

筆說一弓

歐陽修

老氏說

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万物之理皆然也不必更言其  
餘然老子為書比其餘諸子已為簡要也其於覈見人情尤為  
精尔非莊周慎到之倫可擬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  
矣

### 富貴貧賤說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嘆也惟不思而得



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富貴易安而患於難守貧賤  
難處而患於易奪居富貴而能守者周貴公也在貧賤而能  
久者顏回也然能顏回者易為周公者難也君子小人之用心  
常異趣於此見之小人莫不欲富貴而不知所以以守是趨禍罪  
而惟恐及也君子莫不安於貧賤為小人者不閔則笑是閔笑人  
之不捨其所樂而趣於禍罪也其為大趣相反如此則其所為不  
得不事事異也故與小人共事者難於和同凡事和同則不濟古  
之君子有用權以合正者為至難也若其事君之忠主於誠信  
有欲濟其事顧不害其正亦有周權之助者此可以理得難以言  
傳孔子所以置而不論也推誠以接物有害其身者仁人不悔也  
所謂殺身以成人然其所濟者遠以非常情之可企至也

鍾莛說

甲問於乙曰鑄銅為鍾削木為莛以莛扣鍾則鑿然而鳴然則  
聲在木乎在銅乎乙曰以莛扣垣牆則不鳴叩鍾則鳴是聲在銅  
甲曰以莛叩錢積則不鳴聲果在銅乎乙曰錢積實鍾虛中是聲  
在虛器之中甲曰以木若泥為鍾則無聲聲果在虛器之中乎

駟不及舌說

俗云一言出口駟馬難追論語所謂駟不及舌也若較其理即俗諺  
為是然則泥古之士學者患之也

學書靜中之樂說



有假則學子書非以求藝之精直勝勞心於他事尔以此知不寓心於物者真所謂至人也寓於有益者君子也寓於代性汨情而為害者愚惑之人也學者不能不勞獨不害情性耳要得靜中之樂者惟此耳

夏日學書說

夏日之長飽食難過不自知愧但思所以寓心而銷晝者者推據按作字殊不為勞當其揮翰若飛手不能上雖驚雷疾霆兩電交下有不暇顧也古人流麥信有之矣字未至於工尚已如此使其樂之不厭未有不至於工者使其遂至於工可以樂而不厭不必取悅當時之人垂名於後世要於自適而喜

祐七年正月九日補空

學書自成一家說

學書當自成一家之體其模倣他方人謂之奴書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偽余實見書之未博者戶陵歐陽脩嘉祐三年十一月冬至日

李白杜甫詩優劣說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按離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大家爭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其橫放在所以警言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於白得見一節而精強過之至於天才自放非甫可倒也



薛道衡王維詩說

空梁落鷺泥未為絕警而揚廣不與薛道衡解仇於泉下  
豈荒場所趣止於此耶大風飛雲信是英雄之語也若漠漠水  
田飛白露陰陰夏木轉黃鸝終非已有又何必區區於竊攘哉

峽州詩說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若無下句則上句何堪既見  
下句則上句頗上文意難評蓋如此也

辨甘菊說

本草所在菊花者世所謂甘菊俗又謂家菊其苗澤美味  
甘香可食今市人所賣菊苗其味苦烈迺是野菊其實蒿  
艾之類強名為菊尔家菊性涼野菊性熟食者宜辨之余近  
未得家菊植於西齋之前遂作詩云明年食菊知誰在自向  
攔邊種數叢余有思去之心久矣不覺發於斯

博物說

蟋蟀是何棄物草木蟲魚詩家自為一學博物尤難然非學  
者本務以其多不專意所通者少苟有一焉遂以名世當漢晉  
武帝有東方朔張華皆博物

道無常名說

道無常名所以尊於萬物君有常道所以尊於四海然則  
無常以應物為工有常以有執道為本達有無之至理適用



捨之深機誥之難以言窮推之不以迹見

物有常理說

凡物者有常理而推之不可知者聖人之所不言也磁石引針錫  
蛆并帶松化虎魄

誨學說

十九字總括諸韻合成反切故天下字無不可知人但見其或繫  
鑼鼓或用片紙反覆以錢不知其以四十九字寄倖於此也然可  
求者字之音難窮者字之体必能通文理而後可學否則亦徒  
然尔然立法簡妙不可得以智識推度因著此以廣好事者之見  
知術欺世之術君子之未達者固多察其察而知其所以為邪

足矣如知其邪而邪之非上善之用心也故余特叙其術之大槩而  
不言其全正盧是也

邪正人惟一覓性耳覓之一字可以斷疑情祛邪妄一雜乱返貞常人  
苟氣字清明心神虛爽邪魅何從而人性其昏擾濁乱自生顛倒見  
解故外邪客氣乘之然外邪客氣即我之顛倒見解而已非外來也  
由內不自正故曰外邪心無所主故曰客氣當知覓惟易昏惟誠以  
養之則明定以特之則清清明之極道乃可成盡敬事神不若還以  
事其性天之神也

鬼神之理世之論鬼神者有二持福善禍淫之說者泥於有持萬法  
惟心之說者著於無不究端倪皆非至當夫鬼神者本無形迹之可



見声臭之可求謂之有則不可至於寒暑之代謝日星之運行雷電風雨之倏變倏化非鬼神之顯着者乎此謂之無則又不可蓋天地之間惟陰陽耳天地者陰陽之祖也神者天之陽精鬼者地之陰氣陰陽者天地之妙用鬼神者陰陽之變化自天統開於子輕清之炁一萬八百年升而為天之精晶拳凝結而為日月星辰成象既着功用乃行地統開於丑重濁之炁一萬八百年凝而為地地之靈氣融結而為山川河嶽成形既定朕嚮攸召天之一氣列而為清明之神主造化運四時地之一氣鍾而為福

炁香召雷神

向有行雷法者以夜遊艾編數藥合而為香每燒則烟聚炉上人身鳥翼恍如雷神所至敬向不知其為藥術師巫多挾術

以欺世向見一女巫應有祈禱必納香錢使自投於淨盂中隨即不見人多神之後得其術乃用葶藶水銀雜草藥數種埋之地中七七藥成每蜜投少許於水中錢入即化挾邪術記鬼神以欺世如此類者甚多不欲及紀姑叙數端以祛後來者之惑

請封書仙 降筆之法甚多封書降筆者最異其封愈多而牢其折愈易而疾惑而信者多矣不動全封而隨意而書寫或以天麻子油書之不見其跡此實鬼折書之術耳然有挾此資身者故不欲着其所以折云

呼鶴自至 向遇一道友能呼鶴雀之類從而求之幾月乃許傳授其法用活雉鳩血書符殺命助靈心已不喜先授七字呪約



旦日教以作用閱其呪語盡從反大有狐狸等字方知此為嶺南妖術耳遂不足卒授其說彼察之不悅亦就辭去戲已無益况左道乎好恠傷生尤非仁人君子之事

呼鼠 自幼愛接道友有一人能呼鼠羣聚久之遣去亦能祛蛟自謂以法追禁始亦疑之久相與處察道動靜悉非呪法每歎呼鼠必先期收市狼糞里犬皮之類惟祛蛟之術不可知一夜醉寢取其篋中香末試燒蛟悉遠去但不可知其用藥然正荷花香未日叩之微笑不答想亦荷花之鬚耳

覆射 覆射之法甚如多覆命認錢之類無非暗號如左右少之類出於算法此不足道惟一法用七言詩兩首括天下字凡有音者皆包羅而不遺兩詩各四十九字分前後片前片四十九字內以三字分上去入声一字為疊實四十五字耳此十五字分齒唇舌四音後四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然玉之為物有不变之常德雖不琢以為器而猶不害為玉也人之性因物則遷不學則捨君子而為小人可不念哉付交

祛疑說一弓

儲華

呪水自拂正法出於自然故感應亦廣大邪法出於人為故妙可喜之術余旧見呪水者不施藥物立使騰沸始甚奇之及得其說乃以猪囊藏神中用手法助之耳如移景之法類多髣髴惟一法如烈日中影人無不見視諸家移景之法特異及得其說乃隱像於鏡



設燈於旁燈鏡交輝傳影於紙此術近多施之攝召良可笑也大抵行持正法不過正心誠意而物格本無心於奇怪之應非如邪法之專於愚世駭俗聳動見聞也至於召雷而雷禱雨而雨此亦誠通格物之妙自然而已豈容以人偽三之哉

### 叱劔斬鬼

幼時嘗聞一道士有斬鬼之法每置劔空室中以水灑之叱其斬妖對衆封閉來日啓之流血滿地數年後族寓中得親見此道士既久聞名厚加札遇而求其法始甚珍秘久之許傳乃出示一草實密以擦劔含水大噴經夕視之皆血色一見釋然蓋人之與鬼陰陽一氣耳一氣受刑而為人一氣离形而為鬼血因形而生既不受形何從有血天下未有无形而有血者君子可欺以方准罔以非其道惟達理者不受非道之欺

呪棗烟

起曰聞呪棗而烟起或呪而棗焦者心雖知其為術不知

其所以為術也後因叩之道師乃知棗之烟者藏藥於棗託名以呪撫之則藥如烟起其棗之焦者藏鏡於頂感召陽精辛棗就鏡項之自焦是知其恠之事非藥則術不足多也

德之鬼鎮土宇司嶽如天一生水於北水之精化為玄武位鎮朔方此天地自然之道堂驅而為之哉鬼神者陰陽显著之名耳二氣運行本無形迹之可見固不可謂之有及有機微之精錯揉之變則風霆流形妖祥示象此天地之鬼神也故聖人謂鬼神之德易謂鬼神



之情狀又其可謂之無乎鬼神者陰陽之粹精也依氣而聚散氣者形之始也氣聚則頭然成象氣散則民然無跡本於無而出則有出則有而入於無古人謂鬼隱龍匿莫知其蹤是也夫幽深寥聞淪寂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推本則無也或見光景或聞音聲如在其上如在左右者氣感而有也惟大稟陽於天受陰於地生陽神於陽成形於陰鬼神造化皆備於我特其体有小大故鬼神之功用於天地有等殊耳知此理則知鬼神之情狀

亦曰然赤口小煞耳人或忤之率多闕訟原其起法以四位求之常值於巳以十二支求之常值辰戌蓋魁星乃天之惡神以位屬蛇有靈人之毒也然用之亦活法不可以此小害處廢良日如赤口值寅巳酉戌則不可用餘皆無害蓋四位所屬蓋能一傷物其煞乃行他位值之不必盡避

說郭卷第七十六

說郭卷第七十七

東谷所見考

序 余間居獨坐觸事動心據所見隨錄友朋目之屢請刊行不可辭然任意迅筆肆言無忌余所見與人所見未必盡合也有見善而喜亦有見善而怒知我罪我其惟此書乎

先懽

人子之於親苟虧生事之礼雖葬與際致其力何足以言孝故曰祭



之厚不如養之薄吾即多於至節藏節清明詣質所半載  
余寘其親於荒墟已為非礼乘祭之後大率與兄弟妻子親戚  
契交放情遊覽盡歡而歸至節感節非掃松也祇賞梅耳清  
明非省墓也祇踏青耳然則人子何以處此當撥之於心平日稍能  
孝養雖祭後奉杯酌亦未害若孝養有虧即當收飲酒饌返舍  
余嘗喜一前輩作初入仕啟兩句云祿不及親飽妻孥而何益遂耦  
其兩句忠未報國對師友以勿慚

### 壽命福德

願我壽命長常存一切善願我福德盛普濟一切人此語恐未為酌論  
人之念慮一正則萬善可觸類而通行一善則萬善皆萌蘖於此若必  
待壽命長而後行一切善則壽命不長一切善必不行矣顏子如子之  
何而造道耶此兩句猶庶幾如下兩句則有大不然者願我福得盛  
普濟一切人則是我獨富足人外窮匱我常德為人之惠主人皆仰我  
以周給是誠何心哉余欲改此兩句曰願人福德盛不待我普濟

### 殺人欠債

諺有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理也近世豪家巨室威力使令逼  
人致死但損財賄解血屬坦然無事至如人或逋負督迫取償  
必使投溺自經然後已由此觀之乃是殺人還錢欠債償命

### 異端

士君子莫不知崇高正孝排斥異端然朝廷及州縣間遇旱澇



凶荒非黃冠設醮則浮屠祀懺平日排斥異端至此則倚仗異端豈吾儒之感格之道耶切所未喻

### 養子

知子莫若父當年少時觀其讀書之利鈍行事之醇疵即可覘其終身之賢不肖也使其賢耶他日自能成立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損賢者之志也使其不肖耶他日必致敗壞又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益不肖之過也縱不免儲蓄以為憑藉之計亦豈可妄求而自取損德之殃世迺有明見其子之不肖有挾免狡而規利逞鼠技以貽謀殊不知一傳而傾覆有不待其父之瞋目而家貲已散而知他笑吁有此豚犬狂作馬牛

### 擇師

擇師教子第正望其成人克紹實非細事不可忽也中產之家師席固不當需索富貴之家何待師席之需索書院中凡百自當如儀每見富貴者寧豐財多粟納好寇姬何嘗肯隆札厚幣延好師席寵姬辦首飾則甚易子弟買書冊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繳書院缺典置之不問氣象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季問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庸師固棲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之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耳

### 勸學文



勸學文曰書中自有黃金屋又曰賣金買書讀讀書買金  
易自斯言一入於胷中未得志之時已萌貪饜既得志之得後  
恣其招克惟以金多為榮不以行穢為辱屢玷白簡恬然自如  
雖有清議置之不卹然司白簡持清議者又未必非若而人也  
毋恠乎玩視典憲為具文一切真廉耻於掃地氣習日勝若更  
天真惟知肥家庇族而已亦不知其為害國害民者得非幣  
錮於勸孝文而然耶是固不可不深責貪員饜食之徒亦不可  
不歸咎於勸孝文有以誤之也

名利

或問殷浩曰將泣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對曰官  
本臭府內故將泣官而夢尸財本糞土故將得財而夢穢無以  
為知言余因喜曰余之不得名利者是造化不以臭腐待我也不  
以糞土予我也出之於汙穢之徒而躋之於清高之境脫之於鄙  
陋之地而措之於道義之域拜造物之次賜多矣世人名利稍不  
得志輒起怨尤何其蠢哉

錢

半輪殘曰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尺  
人間不平事古人詠錢如此以余觀之錢之為錢人所共愛勢  
所必爭骨肉親知以之而構怨稔孽公卿大夫以之而敗名  
喪即勞適遠賈以之而捐軀殞命市井交易以之而鬪歐



戮辱乍來乍去條貧條富其寵終乎一世者大抵福於人少而禍於人多嘗熟視其形橫金旁着兩戈字真殺人之物而世人莫之悟也吁錢乎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奈汝何以我之不貪汝欲殺我而不可得汝亦無奈我何

### 朋友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友也者友其德也當親密之時握手論心必使君臣父子之倫兄弟夫妻之倫粹然一出於正此交友第之義也夫何世變曰簿交道掃地惟酒饌追隨有無周濟穢言相譖術數相勝於是規面便利諂取容此妾婦耳非友也啗以儒沫耳效奔走似奴隸耳非友也惟恐少有撓拂而取踈遠故隨事苟徇而覲親密乘其父子之睚眦即導之以不慈不孝乘其兄弟之鬩牆即導之以不友不恭乘其夫妻之及目即導之以不琴不瑟謬引古今眩亂是非指鹿為馬野鳥為麇皆此等輩也其間稍見識廉恥者必浩然而去所友者惟小人抑亦何所不至哉

### 故舊

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世倍薄故旧衰平日同筆硯同出處同貧賤同患難相與相愛不啻骨肉一旦得志有若路人吁犬不忘家燕尋舊壘既犬燕之不若亦何足責世人多以富貴忘旧為憾此特不能理遺耳理宜如何曰譬似當初不相識

### 好官好人



偶見士大夫壁見碑刻云好官易左好人難左衆咸謂知言余切以  
為不然好人何難佐之有仁義礼智行之在我孝弟忠信行之在  
我人皆可為堯舜途之人亦可為禹人自不為之耳乃若欲佐好官  
必鑽刺必營求之俯仰脅肩諂笑懾氣促步惟恐人揮斥其趨事  
之不周外壞面目內壞心術曾莫之顧求而得者能幾人求而不得  
者總一也縱求而得所喪已大甚矣佐好官之難也

謙遜

常見世人行不肯在人先坐不在人上歛衽退縮至再至三謙遜之  
風良可嘉尚及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惟恐或後於人魚骨肉亦  
絕踈氣交反眼不相識當行不先人坐不上人之時亦知謙遜為美

事抑何臨小利害乃樂為是不謙不遜耶矯情可強也真情不可遏  
也

借親

父母垂死人子於此正哀庸徹骨幾不欲生之時也令人反以送死  
為緩惟以借親為急父母死未即入棺仍禁人家輩未得奉哀  
棄親喪之礼而講合鬻之儀寘括髮之戚而脩結髮之好此夷狄  
禽獸之所不忍為而世倍皆樂為之蚩瞽纓詩礼之家亦相率  
而行恬不為恠不知作俑者誰耶

寒暑

寒猶可禦而暑不可避涼亭水榭風車簟枕世不効有縱有之



遇流金礫石之時其為熱自若也方食冷物又恐生病方食熱物  
汗決如雨思之為人何益於事矧得喪利害不能理遣而心火熾盛  
妻孥累重支吾不暇而家火逼迫當此流火而心家火為之俱焚  
鑊湯爐炭一時頓現一年復一年髮白面皺催入死途不自知也余觀此  
境界所以不願有生

### 茹素

世人以茹素為齋戒豈知聖賢之所謂齋者齋也各其心之所不  
齋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無一日不齋無一日不戒今之人每於  
斗降三八庚申甲子本命日茹素謂之齋戒不知其平昔用心  
何如也况在茹素之日事至吾前輒趨利徇欲損人害物不知其  
茹素何為人也古語兩句甚好寧可葷口念佛莫將素口罵人

### 貪欲

五十不造 宅六十不製衣縱饒得受用能有多時余年近七旬  
盡宜省事樂間息心退步何必貪欲於受用無幾之日圓竟經  
云諸書所因貪欲為本余幾乎免矣

### 禱祈

世人不思積善積惡殃慶各以類至推托緇黃誦經持咒或謂保扶  
或謂禳灾或請薦亡如此則有資財者皆可免禍矣昔寒山見  
人家懸幡因作頌曰半作番身半作腳掛在空中驚鳥雀行  
住坐卧思量着只好把與窮漢佐襖着達幾斯言



科舉

永嘉科舉極狼狽只緣多試一日以致士子多謄公本只書義終場只有三萬八千餘卷考官例以雷同冗長視之僅看兩三日已厭惡矣其間好文字多不及考而繆種之考官亦不能識中才之考官眩惑於卷之多又無所別白加之吏胥作弊不一取士之法於是大壞若得善奉送者申明條例痛革諸弊一人只許一卷庶無負國朝設科之美意

第一

荔枝譜一

蔡襄 莆陽人

荔枝之於天下唯閩粵巴蜀有之漢初南粵王尉佗以之備方物

於是始通中國司馬相如賦上林云荅還離之益夸言之無有是也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虫猛獸之害臨武長唐雋上書言狀和帝詔太官省之魏帝有西域蒲桃之比世譏其繆論堂當時南北斷隔所擬出於傳聞耶唐天室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時之詞人多所稱詠張九齡賦之以記意曰居易刺忠州既形於詩又苗而序之雖髣髴顏色而甘滋之勝莫能着也洛陽取於嶺南長安未於巴蜀雖曰鮮馱而傳置之速腐爛之餘色香味之存者亡幾矣是生荔枝中國未始見之也九齡居易雖見新實驗今之廣南州群與夔梓之間所出大率早熟飢肉薄而未甘酸其精好者僅比東閩之



下等是二人者亦未始遇夫真荔枝者也閩中唯四群有之福州最妙而興化軍最為奇特泉漳時亦知名列品雖高而寂寥無記將尤異之物昔所未有乎蓋亦有之而未始遇乎人也予家蒲陽再臨泉福二郡十年往還道由鄉國每得其尤者僉工寫生稗集既久而題目以為倡始夫以一木之實生於海瀕岩險之遠而能名徹上京外被夷狄重於當世是以有足貴者其於果品卓然第一然性畏高寒不堪移植而又道理遠絕曾不得班於盧橘江橙之右少發光彩此所以為之嘆惜而不可不述也

第二

興化軍風俗園也勝處唯種荔枝當其熟時雖有他果不復見省尤重陳紫富室大家歲或不嘗雖別品千計不為滿意陳氏欲采摘必先閉戶隔牆入錢度錢與之得者自以為幸不敢較其直之多少也今列陳紫之所長以例衆品其樹晚熟其實實廣上而員下大可徑也寸有五分香氣清遠色澤鮮紫殼薄而平瓠厚而瑩膜如桃花紅核如丁香母剥之疑如水晶食之消如降雪其味之不可得而狀也荔枝以甘為味雖百千樹莫有固者過甘與淡失味之中唯陳紫之於色香味自狀其類此所以為天下第一也凡荔枝皮膜形色一有類陳紫則已為中品若夫厚皮尖刺肌埋黃色附核而赤食之有查食已而澁



雖無酥味自亦下等矣

第三

福州種植最多延則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處一家之有至萬株城中越山當州暑之北鬱鬱為林麓暑雨初霽晚日昭耀終囊翠葉鮮明蔽映數里之間焜如星火非名畫之可得而精思之可述觀攬之勝無與為比初著花時商人計林斷之立券若後豐寡商人知之不計美惡悉為紅鹽去声者水浮陸轉以入京師外至北戎西夏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流求大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疇之故商人販益廣而鄉人種益多一歲之出不知幾千萬億而鄉人得飲食者蓋鮮以其斷林鬻之也品目

至衆唯江家綠為州之第一

第四

荔枝食之有益於人列仙傳稱有食其華實為荔枝仙人本草亦列其功葛洪云蠲渴補髓所以唐恙疏曰未必延年益壽蓋云雖有傳豈果能哉亦諫止之詞也或以其性熱人有日噉千顆未嘗為疾即少耄熱以密漿解之其木堅理難老今有三百歲者枝花繁茂生結不息此亦其驗也

第五

初種畏寒方五七年深冬覆之以護霜嚴州之西三舍曰水口地少加寒已不可殖大畧其花春生藪藪然白色其實多少在風雨



時與不時也有間歲生者謂之歇枝有仍歲生者半生半歇也  
春花之際傍生新葉其色紅白六七月時色已變綠此明年開花  
者也今年實者明年歇枝也最忌麝香或過之花實尽落其  
熟未更采摘虫鳥皆不敢近或以取之蝙蝠蜂蟻爭來食園  
家有名樹旁植四柱小接夜棲其上以警盜者又破竹五七尺搵  
之答答然以逼蝙蝠之屬

第六

紅藍之法民間以藍梅醃浸佛桑花為紅漿投荔枝漬之曝乾色  
紅而并酸可三四年不虫去声脩貢與商人皆便之然絕無正味白  
驪去正尔烈曰乾之以核堅為止畜之甕中密封百日謂之出汗

去汗耐久不然踰歲壞矣福州舊貢紅藍密煎二種慶曆初太  
官間歲進之狀知州事沈邈以道遠不可致減紅藍之數而增白  
驪者兼令漳泉三郡亦均貢焉密煎剥生荔枝骨去其漿然  
後密煮之予前知福州用驪及半乾者為煎色黃白而味美可  
愛其費荔枝減常歲十之六七然脩貢者皆取於民後之主吏  
刑其妙取以以責賂驪煎之法不行矣

第七

陳紫因治居第平穴坎而樹之或云厭土肥沃之致令傳其種子  
者皆擇善壤終莫能及是亦賦生之異也  
紅綠大較類陳紫而差大獨香而味少淡故以次之其其樹已賣



葉氏而民間猶以為江家綠云

方家紅可徑二寸色味俱美言荔枝之大者皆莫敢擬歲生二百可顆人罕得之方氏子名泰今為大理寺丞

游家紫出名十年種自陳紫實大過之

小陳紫其樹去陳紫數十步初一家并種之及其成也差小又時有種核者因而得名其家別居二紫亦分屬東西陳焉

宋公荔枝樹及高大實如陳紫而小其美無異或云陳紫種出宋氏世傳其樹已三百歲舊屬王氏黃巢兵過斂斧薪之王氏娼抱樹號泣求與樹偕死賊鱗之不伐宋公名誠公者老人之稱年餘八十子孫皆仕宦

藍家紅泉州為第一藍氏兄弟主為大常博士丞為尚書都官員外郎

周家紅燭立吳化軍三十年後生益奇声名乃損然亦不失為上等何家紅出漳州何氏世為牙校嘗有郡將全樹買之樹在舍後將熟其子日領卒十數人穿其唐堂房乃至樹所其未無時奉家伏藏斂即伐去而不忍今猶存焉

法石白出泉州法石院色清白其大次於藍家紅

綠核頗類江綠色舟而小荔枝皆紫核此以綠見異出福州圓丁香香荔枝皆旁去声蒂大而下銳此種体圓與味皆勝虎皮者紅色絕大繞腹有青紋正類虎斑嘗於福州東山大乘寺見



之不知其出處

牛心者以狀言之長二寸餘皮厚肉澁福州唯有一株每歲貢  
乾荔枝皆調於民王吏常以牛心為準民倍直購之以輸予嘗  
黜而不用

玳瑁紅荔枝上有黑點疎密如玳瑁斑福州城東有之

硃黃顏色正黃而刺微紅亦小荔枝以色名之也

朱梯色如梯紅而扁大亦云卧梯出福州

蒲桃荔枝穗生一朶至一二百將熟地破裂荔枝每顆一梗長三  
五寸附於枝此等附枝而生樂天所謂朶如蒲蚶殼者殼為深  
渠如瓦屋焉

龍牙者荔枝之變恠者其殼紅可長三四寸彎曲如瓜牙而無  
瓤核全樹忽變非常有也與化軍轉運司聽事之兩嘗見  
之

水荔枝將多而淡食之蠲渴荔枝宜依山或平陸有近水田者  
清泉流溉其味遂爾出與化軍

密荔枝純甘如密是謂過甘失味之中

丁香荔枝核如小丁香樹病或有之亦謂之獐核皆小實也  
大丁香出福州天慶觀厚殼紫色瓤多而味微澁

雙髻小荔枝每朶數十皆竝蒂雙頭因而目之  
真珠剖之純瓤負白如珠荔枝之小者止於此



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但傳聞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娘好噉此品因而得名其家今在城東報國院旁猶有此樹云

將軍荔枝五代間有為此官者種之後人以其官號其樹而失其姓名之傳出福州

釵頭顥紅而小可間婦人女子簪翹之側故特貴之

粉紅者荔枝多深紅而色淺者為異謂如傅朱粉之飾故曰粉紅

中元紅荔枝將絕熟以晚重於時予嘗七月二十四日得之火山本出廣南四月熟味甘酸而肉薄穗生梗如枇杷閩中延亦有之

### 西域志

波羅柰斯國佛轉法輪處在此國也

摩訶自此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竹園精舍在城西有佛六年苦行處

摩竭陀國正月十五日僧俗云集觀佛舍利放光雨花

### 鷄林志

龜山有佛龕林益邃傳云羅漢三歲傳行化至此脩葺楊枝插地成木淨水所著今為清泉國人以佛法始興之地最崇奉高麗僧住寺脩行者或犯戒律配白黑二山輕示斥遣籍其子孫



仍髡受差役

曾聚婦者不得居寺

高麗人善染采紅紫尤妙紫草大梗如牡丹擣汁染帛

高麗人多織席有龍鬚席藤席今船人販至者皆席草織之狹而密繫上亦有小團花

高麗黃潦生島上六月刺取潘色若今日暴則乾本出百齊今浙人號新羅漆

高麗王於國中出債收息有陳人道曾入其國為商云令以官奴未婢之日納磨絲皂好者倍其收若得子則亦為奴婢高麗僧衣磨衲者為禪師法師衲甚精好

法頭記

弗接沙國有佛鉢昔月氏王大與突來佛此國欲求佛鉢既服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乃飾大象置鉢其上象便伏地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無緣即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

青城山記

青城山一名赤城山一名青城都一名天國山亦為第五大洞寶仙九室之天羣峰崦互相連接灵山所宅祥異甚多福城記云青城山高三千六百尺周回五千里有甘露芝草天池醴泉青城觀北上十餘里有亭臺孤聳獨秀露衣名曰軒轅臺下



望山如螳蛭為連抱之樹有若薺曰此臺非得仙之人不可居之  
青城山觀前有靈燈薺日必見或五或六亦無定數嘗因玄宗  
勅道士仙鄉就黃帝壇修醮其燈徧山僖宗幸蜀之年山中修  
靈寶道場周天大醮神燈千餘輝灼林表

北征記

彭城城北六里有山臨泗有宋桓魋石擲皆青石隱龜龍麟鳳之  
形

柏谷谷名也漢武帝徵行至此為老父所窘者也谷中谷中無  
迴車地夾以高原柏林蔭藹窮日幽暗殆弗觀陽景

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於二山中間云本一山巨灵所開今  
睹手跡於華脚踏大手陽山下

山陽縣城都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今悉為田墟而父  
老猶謂嵇公竹林地以時有遺竹也

玄中記

天下之強者東海之廣者樵焉水灌而不已惡樵者出名也  
在東海南方萬里水灌之而即消

東南有桃都山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樹枝相去三千里上有  
天鷄日初出照此禾天鷄即鳴天下鷄皆隨之

南方有炎山焉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過此月取山下木以為



薪然之無及取其皮續之為火浣布

燕北雜記

契丹見旋風合眼望空鞭打四十九下口道坤不刻七呼種田為提烈

契丹富豪民要裹頭巾者納牛駝七十頭馬疋以給契丹名目謂之舍利

契丹行車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下灸灸破便出行行不便即不出

糞兵每遇午日逢兵亦須排陣望西大喊十声言午是番家大王之日

北界漢兒多為契丹凌辱罵作十里鼻十里鼻奴婢也

嵩山記

嵩高上岩中有石室中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

嵩山上有石室前有石柱柱上有石脂滴一合得仙

嵩山東北有牛山其山多杏至五月爛然黃茂自中國喪亂百姓飢僅皆資此為命人人充飽而杏不盡

番禺雜記

番禺二山名廣州昔有五仙騎五羊而至遂名五年

嶺表或見物自雲自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入中之即病謂之瘴母



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鷄鳴而散人從之夕得異物

金坡遺事

錢惟演

張洎文章清贍在江南日將命入貢還作十詩以詆訾京師風物有一堆灰之句蘇易簡得其親書洎滯期為李士與易簡同院爭寵不相下易簡語同列曰清河更相矛有即將一堆灰之句進善夫洎聞為屈

翰院有雙鵲嘗棲於玉堂後海堂樹馴熟不畏人每鳴噪即有大詔令晁迥詩云都聞灵鵲心驚喜錢思公詩云灵鵲先依玉樹棲謂此也

景龍文館記

內殿奏合生歌其言淺穢武平一諫曰妖胡娼妓皆同市女談妃主之情貌列王公之名質詠歌蹈舞號曰合生不可施於宮禁清明節命侍臣為枝河之戲以大麻絙兩頭繫十餘小繩每繩數十人執之爭挽以力弱者為輸時一宰相二駙馬為東明三將五將為西朋僕射韋臣源少卿唐休璟以年老隨繩不踣久不能起帝以為笑樂

上已彼襖賜侍臣細柳莠帶之免蠶毒瘡疫

說郭卷第七十七

說郭卷第七十八

樂城遺言一奇

蘇籀

眉山人



公言春秋時先生之澤未遠士君子重義理特節操其處死生之際卓然凜然非後世之士所及蓋三代之遺民也當時建者語三代遺事甚多今捨此無以考證

公為某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

公言伊周以道德深妙得之管葛房杜姚宋以才智高偉得之皆不可窺測

公解孟子三十餘章讀至浩然之氣一段顧予曰五百年無此作矣公言仲尼春秋或是令立明作傳以相發明

公常云在朝所見朝廷遺老數人而已如歐陽公永所張公安道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貢父傳學強識亦可以名世予幸

獲與之周旋聽其誦說放失舊聞多得其詳實其於天下事古今得失折衷典據甚多東坡與貢父舍語及不獲已之事貢之曰克類至義之盡也東坡曰貢父乃善讀孟子歟  
公言歐陽文忠公讀書五行俱下吾嘗見之但近覩耳若遠視何可當

公曰吾為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

公自熙寧謫高安覽諸家之說為集傳十二卷紹聖初再謫南方至元符三易地最後卜居龍川白雲橋集傳乃成歎曰此千載絕學也既而俾坡公觀之以為古人所未至

公言東坡律詩最記忌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詩用



韻必須偶數

公曰吾暮年於義理無所不通悟孔子一以貫之也

東坡幼年作却鼠刀名公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低脩寫裝飾釘於所居壁上

公曰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穩耳

公曰吾讀楚辭以為除

公曰李德裕謫崖州穷愁至言牛僧孺將苗不執不意老臣為此言也

張十二病後詩一卷頗得陶元亮体然余觀古人為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專模倣一人捨己徇人未必貴也

張十二之文頗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骼不足秦七波瀾不及張而出入輕健簡捷過之要知二人後未文士之冠冕也賈誼采玉賦皆天成自然張華鷓鴣賦以佳妙

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髣髴屈原采玉之作漢唐諸公皆莫能也

公曰余少年苦不達為文之節度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公曰予少作文要使心如旋車大事大員成小事小員轉每句如珠貫

公曰凡為詩文不必效古人無許多也



公曰今黃樓賦學兩都也晚年未不作此工夫之文貢必嘗謂公所謂訓詞曰君所作強於令兄

公曰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龍行空爪跂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所謂奇文

唐儲光羲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玉摩詰

歐公碑版今世第一集中怪竹辯乃甚無謂非所以示後世

唐皇甫湜論朝廷文字以燕許為宗文奇則怪矣

公曰李方叔方似唐蕭李所以可喜韓駒詩以儲光羲程正叔引論語云南郊行事迴不當哭溫公公曰古人但云哭則不歌不曰歌則不哭蓋朋友之故何可預期

公曰讀書須學為文餘事作詩人耳

公曰讀書百遍經義自見

族兄在廷問公學文如何曰前輩但看多做多而已區以別矣如瓜蒂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公曰去陳言初學者事也

公讀一江西臨川前輩集曰胡為竊介甫之說以為已說公言呂吉甫王子韶皆解三經并字說介甫專行其說兩人所作皆廢費用王呂由此矛盾

公曰文貴有謂予少年間人唱三臺今尚記得云其詞至鄙理而傳者有謂也



公讀由余事曰女樂敗人何以為戒

公聞以螺鈿作茶具者云凡事要敦簡素不然天罰

公曰漢武帝所謂人才皆鷹犬馳驅之才非以道致君者也

公曰以五員比管仲猶鷹隼與鳳鸞

黃魯直盛稱梅聖俞詩不容口公曰梅詩不逮君魯直甚

喜

晁無咎作東臯記公見之曰古人之文也

姪孫元老呈所為文一卷公曰似曾子固少年時文陳恬題襄  
城北極觀鉄脚道人似退之

公大稱任象先之文以為過其父得德翁

徐蒙獻書公曰甚佳但波瀾不及李方叔

公每語予云聞吾言當記之勿忘吾死無人為汝言此矣

公曰莊周多是硬執言至道無如五千文

公言班固諸序可以為作文法式

公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享如浮花浪蕩其詩云羅幃

卷舒似有人聞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

公解詩時年未二十初出魚藻免置寺說

公讀新經義曰乾纏了緼縵做殺也不好謂介甫曰色取仁

而行速居之不疑乃仲尼所謂聞者也

公曰唐士大夫少知道知道惟李習之皆樂天喜復性書三篇



嘗寫入漸偈于屏風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坡公以為陰陽未交公以坡公所說為未允公曰耿耿未交元氣也非道也正如云一龜一蛇之謂道也謂之龍亦可謂之蛇亦可

公曰張文定死而復蘇自言所見地位清高又吾得不佐宰相氣力

公中歲歸自江南過宋間鉄龜山人善術數邀至舟中間休咎云此去十年飛騰升進前十年流落已滿然向有十年流落也後皆如其言

公言呂微仲性闇邊事皆垂淚故子孫不遠公言易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不是要說脫空

崇寧丙戌十一月八日四鼓夢中及古菖蒲詩云一人得飽滿餘人皆不悅之句王介甫在側借觀示之赦然有愧恨之色公言塲屋之敞曰昔南省賦題官韵於字舉子程文云何以加於其文中選後詩韵有同者或曰何以更加於大抵塲屋多此類也

公言張文潛詩云竜騰漢武英雄射山笑秦呈瀾漫遊晚節作詩似稍失其精處

公蚤歲教授宛丘或者屢以房中術自鬻於前公曰此必晚損止其養氣畜神之法



公言近世學問濡染陳俗却人雖善士亦或不免蓋不應鄉舉無以干祿但當謹擇師友湔洗之也

公言秦大後漢叔孫通賈誼董仲舒諸人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今朝廷求魁偉之才黜謬妄之學可以追兩漢之餘漸復三代之故後李當體此說

隨遺錄 二卷全

顏師古

大業十二年煬帝將幸江都舍越王侑留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言遼東小國不足以煩大駕願擇將征之攀車留晚指血染鞅帝意不回因戲飛帛題二十字賜守宮女

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壽別只今年車駕既行師徒百萬前驅大橋未就別舍雲屯將軍麻叔謀濟黃河入汴堤使勝巨監叔謀御舍甚酷以鉄脚木鴉試波淺深鵝止謂濬夫河之夫不忠遂枉死水下至今兒啼聞人言麻胡未即止其訛言畏人皆若是帝離都旬日幸宋何妥所進車車前隻輪高廣踈釘為兩後隻輪庠下以柔榆為之使滑勑不滯使牛御馬自都抵汴郡且進御車女車韃垂鮫綃網雜綴片玉鳴鈴行搖鈴璫以混車中笑語冀左右不聞也長安貢御車女表寶兒年十五腰支織軟騃治多態帝寵愛之特原特洛陽進合蒂迎鞞花云得之嵩山塲中人不知名採



者異而貢之會市駕適至因以迎輦名之花外因紫內素  
膩菲芬蕊心深紅耐蒂兩花枝幹共翠類通草無刺葉員  
長簿其香穠芬馥或惹襟袖移日不散嗅之令人多不睡  
帝命室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詔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  
音勅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傳飛燕可掌上  
舞朕嘗謂儒生飾於文字豈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寶兒方  
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使朝之世南應詔  
為絕句曰學畫鴟黃半未成垂肩鞞袖太憨生綠憨却得  
君王長把花枝傍輦行上大悅至汴御奄舟蕭妃乘  
鳳舸錦帆絲纜窮極侈靡前為舞臺臺上垂蔽日簾

即蒲澤國所進以負山蛟睫紐蓮根絲貫小珠間睫編成雖  
曉日激射而光不能透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板  
鏤金撒號為殿腳女一日帝將登鳳舸凭殿腳女吳絳仙肩喜  
其柔麗不與群輩齒愛之甚久不移步絳仙善畫長娥眉  
帝也不自禁回輦召絳仙將拜睫好適值縫仙下嫁為王工方  
郡妻故不克諧帝寢吳罷擢為奄舟首撒号曰崆峒夫人由  
是殿腳女爭効為長娥眉司空宮吏曰給螺子黛五斛号為  
蛾綠螺子黛出波斯國每顆值千金後徵賦不足雜以銅黛給  
之獨絳仙得賜螺黛不絕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顧  
內謁者云古人言秀色若可食如絳仙真可療飢矣因吟



持撮篇賜之曰

舊曲歌桃乘新粧艷落梅將身倚

輕撮知是度江未詔殿脚女千輩唱之時越溪進耀光綾、  
紋突起時有光彩越人乘樵風舟泛於石仇山下收野繭絲  
時綠絲女夜夢神人告之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野繭即  
江淹文集中壁魚所化也絲織為裳必有奇文織成果符  
所夢故進之也獨賜司花女泊絳仙他姬莫預蕭妃恚妬不  
憚由是二姬稍、不得親幸帝常醉遊諸公宮偶戲宮婢

、羅者、畏蕭妃不敢迎帝且辭以有程姬之疾不可薦寢  
帝乃朝之曰箇人無賴是橫波黛染隆顱簇小蛾幸好畱  
儂伴成夢不畱儂住意如何帝自達廣陵宮中多勸吳

言因有儂語也帝昏酒蒸深往、為妖崇所或嘗遊吳公宅  
鷄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尚嗅帝為殿下後主載車紗  
皂幘青綽袖長裾綠錦純綠紫紋方平履舞女數十許羅  
侍左右中一人迥美女帝屢目之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即  
嚴華也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子北渡爾時嚴華飲恨  
方倚臨春閣試東郭斃毫筆書小研紅絹作吞江令壁月旬  
未終見韓擒虎躍青驄擁万甲直未衝人都不管去就  
至今日俄以綠文側海蟪蝻酌紅梁新醞勸帝、飲之甚歡因  
請嚴華弄玉樹後庭花嚴華目後主辭以拋擲歲久自井  
中出耒腰支裊那無復往時姿態帝舟三索之乃徐起終



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人帝曰春蘭秋菊冬一時之秀也後  
主復詩十數篇帝不記之獨愛小窻詩及寄侍兒碧玉詩小  
窻云 午醉醒未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傍小窻明  
寄碧玉云 寄別腸應斷相思骨合銷愁魂若飛散憑仗一相  
招蕭華拜求帝一章帝辭以不能蕭華笑曰嘗聞此處不畱  
儂會有儂處安可言不能帝強為之操觚曰 見面無多  
事聞名爾許時坐未生百媚實箇可相如蕭華捧詩頽然  
不懌後主問帝龍舟之遊樂乎始為殿下致治在老愛之  
上今日復此逸遊大抵生生各畱快樂曩時何見罪之深耶三  
十六封書至今使人快、不悅帝忽悟叱之云何今日向目我  
為殿下復以往事訊我耶隨叱声恍然不見

帝幸月觀煙景清朗中夜獨與蕭妃起歸前軒簾掩不開左  
右方寢帝凭妃肩說東宮事適有小黃門映薔薇叢調宮婢  
衣帶為薔薇眉結笑聲吃、不止帝望見腰支纖弱意為寶兒  
有私帝披單衣函行擒之乃宮婢雅娘也迴入寢殿蕭妃誚笑不知  
止帝因曰往年幸、妾娘時情態正如此、時雖有性命不復惜矣  
後得月賓被伊作意態不徹是時儂伶心不減今日對蕭娘情  
態曾効刘孝綽為雜憶詩常念與妃記之否蕭妃承問即念云  
憶睡時待未剛不未缺粧仍索伴解珮更相催情山思結夢沉  
水未成灰又云憶起時後籤初報曉被惹香黛殘枕隱金鏤



裊笑動上林中除却司晨儂鳥帝所之咨嗟云日月遄逝  
今來已是幾年事矣妃因言聞說外方群盜不少以幸帝  
首之帝曰儂家城公汝無言外事帝嘗幸昭明文選樓  
車駕未至先命宮娥數千人昇樓迺侍微風東來宮娥  
衣被風綽直泊肩項帝觀之色荒愈熾因此乃建迷樓擇  
卜俊雅女居之使衣輕羅單裳倚檻望之勢若飛奔又  
焚名香於四隅煙氣霏、常若朝霧未散謂為神仙境  
不我多也樓上張四寶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忘  
婦三名夜酣香四名延秋月粧奩寢衣帳各異製帝自達  
廣陵沉湎失度每搖須擗頭四体或歌吹四鼓方就一夢  
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召令振筆支節然後成  
寢別賜名為來夢兒蕭妃常訊俊娥曰帝体不舒汝能安  
之豈有它媚俊娥畏威進言妾從帝自都成來見帝帝  
在何安車、行高下不守女態自搖帝就搖怡悅妾今幸  
承皇后恩得侍寢帳下私劫車中之以安帝身非他媚  
也他日蕭后誣罪去之帝不能止暇日登迷樓憶之題  
東南柱二篇云黯、愁侵骨綿、病歎成須知潘岳鬢  
強半為多情○又云不信長相憶絲從鬢裡生閑來侍  
樓上相望幾含情殿脚女自至廣陵悉命備月觀行宮由  
是絳仙等亦不得親侍寢殿有郎將自瓜州宣事迴進



合歡水果一品帝命小黃門以雙馳騎賜絳仙遇馬急搖  
解絳仙拜賜悵然因附紅牋小簡上進曰驛騎傳双果  
君王寵念深寧知辭帝理無復合歡心帝省章不悅  
顧黃門曰絳仙如何、來辭怨之深也黃門惧拜而言  
曰適走馬搖動及月觀果已齋解不復連理帝意不  
解因言曰絳仙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功乃女相如也亦可  
謝貴嬪乎帝於宮中嘗小會為折字令取左右齋合之  
意時者娘侍側帝曰我取肯字為十八日者娘復解羅  
字為回維帝顧蕭妃曰尔能折朕字乎不能當醉一盃  
妃徐曰移左美君中豈非淵字乎時人望多歸唐公  
帝聞之不懌乃言吾不知此事豈為人耶於是奸黨起於  
內盜賊攻於外直閣裴震通寇賁部將司馬德勤等引左  
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將謀亂因請放官奴分直上下帝可  
奏即宣詔云聞下寒暑迭用所以成歲功也日月代明  
所以居均勞逸也故士子有遊息之談農夫有休休勞即  
咨尔覽衆服役甚勤執勞無怠埃至溢於髮熾虱結於  
兜鍪朕甚憫之俾尔休養從便噫戲無煩方朕滑稽之  
請而文衛士進上之文朕於侍從之間可謂恩矣可依前  
件事是有焚草之變



人好万殊而以甚同為公甚不同為惑喻之而移非真得之  
更而得之則必信其守夫博奕由賢乎已則吾是文亦不  
見嗤于賞鑒之士

用品

器以用為功玉不為鼎陶不為柱文錦之美方暑則不  
先表出之俗褚葉雖玉而無補於宋人之用夫如是則石理  
發墨為上色次之形製工拙又其次文藻緣飾虽天然失  
硯之用

玉硯

玉出光為硯者墨不滲甚發墨有光其云磨墨處不出

光者其也余自製成玉硯

唐州方城縣葛仙公岩石

石理向日視之如玉瑩如鑑光而著墨如澄泥不滑稍磨之  
墨已下而不熱生泡、者膠也古墨無泡膠力尽也若石  
滑磨久墨達則兩剛注熱故膠生泡也此石既不熱良久  
墨發生光如漆如油有艷不滲也歲久不泛常如新成也  
君子操色紫可愛聲平而有韻亦有澹清白色如月如星  
而無暈此石近出始見十餘枚矣

溫州華嚴尼寺岩石

石理向日視之如方城石磨墨不熱無泡發墨生光如漆如



油有艷不滲色赤而多有白沙點為硯則避磨墨處北方  
城差慢難斫而易磨亦有白點、處有玉性扣之聲平無  
韻校理石揚休所購王羲之硯者乃此石今人所收古硯間有  
此石形合晉畫約見四五枚矣

### 端州岩石

岩有凹下岩石上有岩半邊岩後礫岩余嘗至端故得  
其說詳下岩第一穿洞深入不論四時皆為水浸沿平中  
負硯取水月餘方及石、細扣之清越鸚鵡眼負碧暈多  
明瑩石嫩甚者如泥如聲不著墨清越溫潤著墨決不熱  
無泡然良久微滲若油發艷亦有不足者

詳細已不見端硯譜中

### 歙硯婺源石

歙州有硯首石崗最多種而赤紫石多暇士人以綠脈隔為  
三種病今人以細羅紋無星為上

### 通遠軍澆石硯

石理澁可礪及綠色如朝衣深者亦可愛又則水波紋間有  
黑小點土人謂之湔墨點有緊甚奇妙而硬者與墨間  
而慢甚者滲墨無光其中者甚佳

### 西都會聖宮硯

會聖宮石在溪澗中色紫理如號石差硬發墨不乏扣之  
無聲



青州青石

色類歛理皆不及發墨不乏有在礫之象

成州粟亭石

色青有銅點大如指理慢發墨不乏亦有在礫之象

潭州谷山硯

色淡青有紋如亂絲理慢扣之無聲得墨快發墨有光

成州粟玉硯

理堅色如粟不甚着墨為蓄甚佳

歸州綠石硯

理有風濤之象紋頭緊慢不勻治難平得墨快發墨

無光彩色綠可愛如寶色澹如水蒼玉

夔州點石硯

色黑理乾間有黑點如墨玉光發墨之乏

廬山青石硯

大略與潭州谷山同

蘇州褐黃石硯

理麗發墨不滲類夔石土人刻成硯以草一束燒過為  
慢灰煨之色遂變紫用之與不煨者一同亦不燥乃知天  
性非水火所移

建溪點澹石



理如牛角扣之聲堅清磨久不得墨縱得色變如灰作墨  
甚佳

### 陶硯

相州士人自製陶硯在銅雀上以重熟絹二重淘泥澄之  
取極細者燻為硯有色綠如春波者或以黑白埴為水  
紋其理細滑著墨不費筆但微滲

### 呂硯

澤州有呂道人陶硯以別色泥於其首純作呂字內外透  
後人刻之有縫不透也其理堅重與凡石等以潛清火油  
之堅響滲入三分許磨墨不泛其理與方城石等

### 淄州硯

淄石理滑易泛在連石之次

### 高麗硯

理密堅有聲發墨色青間白有金星隨橫文密成列用  
文泛

### 青州溫玉石紅絲石青石

理密聲堅清色青黑白點如彈不著墨、無光好事者  
但置為一罨可紅絲石作罨深佳大抵色白而紋紅者慢  
發墨亦清墨不可洗必磨治之文理班石赤者不漬墨發  
墨有光而紋大不入者慢者終竭則色損凍則裂乾則不



可磨墨浸經日方可用一月又可滌非品之善者石有麗  
紋如羅迦歛亦看墨不發

魏州石

理細如泥色紫可愛發墨不滲久之石漸損凹硬墨磨之  
則有泥香

信州水晶石

於他硯磨墨汁傾入用

秦州白石硯

理滑可為器為朱硯花葉石亦作小朱硯

性品

大抵四方硯發墨久不乏者石必差軟扣之聲抵而有韻歲  
久漸凹不發墨者石堅扣之堅響者稍用則如鏡走墨余所品  
謂目擊手自收經用者聞雖多不錄以傳疑古硯無不佳豈  
不嘗落非好事者乎用之則尋棄擲之矣惟久在人間  
賢庸並善是以不乏傳也

硯譜 一牙

李後主硯

李後主留意翰墨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  
石硯三者為天下之冠

石單風字硯



會稽有老叟云右軍之後得一風字硯大尺余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石云右軍所用者石楊休以錢二萬得之

紅絲石

青州紅絲石外有皮表磨龍石即其理紅黃相參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

鳳味石

端硯 見端溪硯譜

鸚鵡眼

子石

端溪

活眼死眼

同上見端硯譜

龍尾石

歙州出於龍尾溪以金星為貴予少時得金坑礦石堅而發墨端溪以北岩為上龍尾以深為上龍尾遠於端溪上而端石以後出見貴爾

李賀詩

李賀有端州青花石硯詩云暗涵長泓冷血眼則為鸚鵡眼知端石為硯矣

諸州硯

淄州金雀石色紺青聲如金玉又有青金石扣之無聲燧臺



青州紫金石狀類瑞州面坑石發墨過之古州縣紫石亦  
類面坑登州馳基島石上有羅紋金星絳州角石色如白  
牛角歸州大沱石江水中石也止用於川峽人宿州出樂石  
潤賦發墨但無石脈万州有懸金崖石又有滋洞石洮河  
出綠石性暎不起墨不耐久磨字丹山石滑澤堅膩古在  
硯出相州魏銅雀臺里人因掘土得之魏州澄泥唐人  
品硯以為第一今人罕用澤州道人呂公作澄泥硯堅重  
如石手觸輒生暈上着文字青澁州石末硯皆瓦硯也柳  
云權以為第一當時未見歛石以為上品耳

硯賦

傳玄硯賦云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劉道安以浮查為  
硯知古亦有木硯

銅硯捧硯

劉勰謂晉懷帝曰頃贈暎柘木銅硯表表贈度翼捧硯

水精硯

丁恕有水精硯大終曰寸許為風字樣用墨即不出光發  
墨如歛石

玉硯

李光伯得玉

琢為負硯發墨可愛

碧玉硯



許漢陽筆以白玉為管硯乃碧玉以玻璃為匣

硯硯

青州熟鐵硯甚發墨有柄可執者桑維翰鑄生鐵硯

漆硯

晉儀注太子納妃有漆硯

竹硯

異物志云廣男以竹為硯

滌硯

凡硯須日滌之縱未能亦須日易其水洗用小氈片或紙云

帝鴻氏之硯

黃帝得玉一紐治為墨海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

孔子硯

孔子廟中石硯一枚甚古朴孔子平生時物也

硯溪

永嘉郡記云硯溪一源多石硯述異記云洞庭湖一隅有范

蠡石林石硯

貞材本性

硯常用石鏡常用同此真材本性也以瓦為硯如一鉄為鏡耳

硯詩

僧貫休硯詩云心蒙潤久入匣更身安



瑞按瑞州治高要縣自唐為高要郡

黃朝政和初以

太上皇潛藩賜號肇慶府、東三十三里有山曰斧柯在  
大江之南蓋羚羊峽之對山也斧柯山峻峙壁立下際  
潮水自江之涓澄山行三四里即為硯山也先至者曰下  
山、之上曰上山、自上山轉山之背曰龍山、蓋取硯  
之所後下山得石勝龍山、不復取自山之下分路稍  
東至半邊山諸山西南沿溪而上曰蚌坑龍山斧柯  
山脚谷中石也大抵石以下山為上、中、高、高、半邊山  
諸山次之上山、又次之蚌坑、取下山、石之品也、下山、石、乾  
則灰蒼色潤則青紫色、山有兩口、其中則通為穴、大者取  
研所自入也、小者泉水所自出也、故號曰水口、即陳公密所  
開也、山之北壁石背為泉水所浸、淋漓溢下流為溪、山之  
中、巖、穴、崩、摧、石、屑、翳、塞、積、水、屈、曲、淺、深、人、所、莫、測、以、是、石  
工不復能採矣、今世所有下山、硯、唐、五、季、國、初、時、物、也、今  
欲得下山、北、壁、石、者、往、於、泉、水、石、屑、中、得、之、若、南、壁、石  
尚、或、可、採、然、自、崇、觀、以、後、亦、罕、得、矣、北、壁、石、蓋、泉、生、其、中  
非、石、生、泉、中、也、則、潤、可、知、矣、山、之、上、雖、秋、冬、乾、日、干、亦、未、嘗、涸  
有、泉、珠、散、落、如、飛、雨、不、絕、北、壁、石、眼、止、負、有、青、綠、碧、紫



白黑暈十數重中復有瞳子南壁石即泉中半浸者稍  
不及背壁眼之暈色皆少淡下品上品皆有山半上品之  
完陟而取石中品之完或陟或降下品之完降而取石上品  
有三完上完曰土地品以土地祠居其上名爲中品曰梅樹  
品下完令石上以爲中品者是也下完兩口其間通爲一  
完皆中品也土地品亦有完其中亦相通土地品石色帶  
黃赤眼亦如之梅樹品石微黃赤稍輕而帶灰蒼色眼  
黃綠中品兩壁石與梅樹品同而少勝爲北壁石則與  
下品南壁石相類而少劣爲大抵石性貴潤色貴青紫乾  
則灰蒼色潤則青紫色眼貴翠綠負正有瞳子

硯之形製曰平氏風字曰有脚風字曰垂裙風字曰古樣風  
字曰鳳池曰直曰古樣曰直曰雙錦曰直曰合歡曰直曰箕  
樣曰芥樣曰瓜樣曰印樣曰壁樣曰人面曰蓮曰荷葉曰仙  
桃曰瓢樣曰舟樣曰玉臺曰天斫曰蟾樣曰龜樣曰曲水曰  
中樣曰老樣曰筍樣曰梭樣曰架樣曰鏤樣曰双鱼樣曰團  
樣曰八稜角柄硯曰八稜東硯竹節象硯曰硯磚曰硯梭  
曰房相樣曰琵琶樣曰腰鼓馬蹄曰月池曰阮樣曰歛樣曰  
一琴足風字曰蓬萊樣

宣和初御府降樣造形若風字如鳳池樣但平底耳  
有曰環刻海水魚鱗三章山水池作崑崙峯狀左日右月星



斗羅列以供太上白玉書府之用

石之病者有曰鉄線

乃是曉皮隔處若於綿上磨之則應手而斷

曰瑕白文曰鑽如珉少服

曰驚芥鑿餉製者曰大點惟器

石有斜班如火燒狀曰黃龍灰黃色如電蛇橫斜布石上

唯大點端人不以為病蓋此石必有之他山石皆無

法書苑

周越

王漢谿編事王蜀時秦州節度使王承儉築城獲瓦棺中有石刻曰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銘云有深壑玉鬱、埋香之語

寶泉謂李陽水篆曰筆虎

泉又作篆贊曰永相斯法神靈精深鐵釵頭居士稱足

垂金

唐太宗與虞監隸書每難於戈法一日書過

戩字居也南補軍其戈以示魏鄭公曰仰冬視作內戩

字戈法逼真帝賞其鑑

唐李邕善書仍自刻多假立刻字人名後是黃仙鶴之

類松標字伯度善草書帝愛之詔令上表亦作草字

後謂之草章



說郛卷第七十九

土壘雜記

三才

周必大

錢文僖公 惟演金坡 遺事云舊日親學士六人遇聖節共率  
百二十婚寺中設齋今送五十千與樞密使同同開道場  
前一日赴宴則奉士待制皆與而無送錢故示事又六奏  
隨樞密班先入止是再拜不無陷并遇宣麻不往皆納  
朝故事也

李仁父熹續通鑑長篇開寶二年太祖命李昉禮部  
學士院昉前在翰林堂吏因事至者每拜堂下事  
也即遣未嘗與坐是拜堂上更展叔中外無復畏大祀  
日之礼昉愕然詢同列則云數年矣

大祀降御礼即云礼示則嘗親筆付外近歲同常詔後  
院吏嘗本行出未知中朝旧事如何乾道九年六月七日宣  
省直學士草南郊御礼三更進草其間云乾清坤夷振回  
方之綱紀星輝海潤兆百世之本支玉卮每奉於親闈瑞  
都歲交於隣境 上改作農扈屢豐我軒載敬崇祀藥  
於日達嘉風倍而再淳王卮每奉於親闈美化遠刑於海  
字仍批云可改簽抹者五句意不近於郊祀其歌得休大率  
如此

己亥三月丁卯詔令歲郊祀以例約束省費疑有旨未令



行出下礼部大常寺議大祀初李仁父住此說於前郊嘗  
經集議會近習楊言壽壽情極鄙書却不曾讀茅經乃不  
果行至是予以礼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與諸儒議曰周  
公雖攝政而主祭則成王、方幼冲故周公祇稽古制藏事  
於明堂其曰敬明者指周公能推本武王之志追尊文王  
之功非謂自主其祭祀也衆以為然遂奏臣等竊覩傳載  
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唐虞祀五帝於五廟歷時既  
久其詳莫得而聞至礼記始載明堂位一篇言天子負  
斧依南鄉而立內之公侯伯子男外之蠻夷狄以序而立  
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俾也孟子亦明堂者王者之  
堂也周礼大師樂有冬至園立依樂夏至方立之樂宗廟  
九變之樂三者皆大祭祀惟不及明堂豈非明堂者布政會  
朝之地成王時嘗於此歌我將之頌宗祀其祖文王乎後  
既漢唐雖有沿革至於祀帝而配以祖宗多由義起未始  
執一本朝仁宗皇祐中破諸儒異同之論即大慶殿行親  
享之礼兼侑大祀

上乘玉輅率命翰林祭士執綏備願問近歲多闕正員  
臨時選差他官與五使同降旨淳熙丙申南郊已亥明堂  
必大再為之按京師用唐顯輅嘗以登封其安固可知元豐  
改造已不能及今必乃紹興癸亥歲所制水



上自太廟服通天冠降紗袍乘輦至輅後由木陛以登惟  
留御藥二官者侍立批綬官先後旁用小攀梯緣而上衛士  
以絲繩圍腰繫於箱柱輅行頗搖兀宸几尔竟危坐云  
大禮後上御樓揭鷄羊肆赦皇太子乃文武百僚拜舞于  
下唯樞密使翰林學士相對侍立樓上丙申己亥必大色  
從耳登而虎正門望濤江形勢衆抱楹柱觀也

乾道七年四月甲子詔皇太子蒞臨安府用至道故事也或  
謂當以太中大夫為判官通頗時事恐名珠正遂議改尹  
而以侍從為少尹余判推官用御鎖郎官丁卯將鎖院降  
麻式又欵宣麻：給告非大儲式之禮已之後省官祀官

會議於史院檢照唐太宗征遼命太子監國及太常命太子  
受諸啓事或詔或制視麻為重可以作則上然之庚午偶  
省日被宣范紫微成大宣以侍講遼宿開報遼出蕩莫

至玉堂御藥李

侍御封御筆皇太子某宣頗臨安月

可作此降制三鼓進草因進此制書既不給告則省付有  
司施行切恐皇太子則無被受欵依自来詔書体式格撰首  
尾書等一通降付皇太子今擬定格式進呈如賜俞况乞速  
批降付下御筆批依幸一未遂若大廷惟此稀濶盛典適  
以史官備討論詞臣恭閣色後得宸翰室藏千家非儒  
生之榮過乎



卷皇太子詔用卿字非是前輩知体則不就其它或汝或  
王或公皆當有別

歐陽文忠公學士院首錄函亡不傳近歲有玉堂集云是  
李漢老那編類亦差訛非全書其中却載皇太子府春瑞帖  
子蓋政和宣和間所供余東宮乃闕此款引例為請錄  
無善本可擬且當時不曰宮而曰府遂止

乾道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午後快行家傳首下學士院取後官  
為四川宣撫使体例蓋是時叅知政事王明公炎在蜀  
三年屢求歸宰相薦吏部侍郎王能甫之奇為代  
故東索例必大令曰奏云降麻官方屢本院侍從者間三

省既暮忽宣鎖至院已秉燭中使出御封御筆乃王炎降  
樞密使依旧回川宣撫使其密如此更寫熟狀依例不轉官但  
加食邑必大方草制未暇細見既得筆依奏方省其設自寫  
奏云本朝改官制後以太中大夫為宰執官當時改樞使為  
知院事中共以來既復置使首用曰粥故恩數多視宰相  
未有以中大夫充者昨汪澈允是通議大夫虞允文太中大  
夫故不轉官今王炎止是中大夫竊慮合轉左太中大夫仍加  
封邑庶協近制御筆批依時三觀批墨尚濕

次初直院見批卷臣係章表皆大書其過不過三兩行表  
紙盡則接以詔紙數幅文及乃紙止然表紙高紹紙矮卷差



不守問之掌故並無依拠心每疑之其後偏於執政故家求  
取平時曰本偶得 仁宗皇帝祐間卷孫處敏公清辭免  
副樞表則所接之紙高低相若淳熙乙未舟叨遇直閣九月  
十二日因李叅考類王樞淮斷章批卷即具奏照自祐体  
式於表後用一等紙書寫進呈仍乞今後準此施行御筆  
依遂為定制

北門掌內制西擇外制是謂兩制又看今自覲文致大學  
士至敷文各待制為侍從官朝廷或照近臣舉賢議事多  
云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尚書省侍郎以上而別言御史中丞  
學士侍制乃為詳備近世相承通稱侍從固已疑混若沒言

兩制則非矣

紹興二十四年養直學士院湯公思退以礼部侍郎同知貢  
舉時百官多闕大抵一人兼數職凡進士出身皆入試園獨  
留監察御史王公論蓋備拆字也內制既闕官遂降旨暫  
權適草刘婉儀進位貴妃制

太上称其有典詰体閤筆殆万綸賜硯尤奇秦丞相不樂  
遭論列而去秦晁昂近掌內外制知樞密院事垂相而病  
除大資政留守金陵即其鄉也未第時兄弟就食衛應半  
至是人以為榮尋卒官予謚草其致仕制云少則歌鳴鹿  
鳴而薦於鄉老則釋麟符而居其理考昔人而或有在近歲



以幾希贈官制云古所謂鄉先生者沒則祭於社而後世良  
二千石民亦奉寧乞爾於二者蓋兼之皆紀實也

故事正除六曹侍郎及雜各士以上遇辭免皆降詔不允給  
舍并推侍郎則否紹興二十七年六月戶部王侍郎師心辭  
給事中亦降不允詔書蓋曰官合卷詔也是歲九月推禮  
部侍郎允中除給事中辭免亦降詔乃誤龍衣王例非故  
事也三十年正月推工部王侍郎晞亮廷夕拜不後降詔  
得之矣明年九月權禮部全侍郎安鄒亦廷夕拜又誤降  
詔自後往、無定論院官院事申明改正為善  
上自登極至今將二十年正除翰苑統七八人皆登二府惟

王曰嚴以年瑜以七十除端明殿學士而去

內制名色不一爆直時或未詳其体或故凡詞頭之小者院吏  
必以片紙錄曰作於前謂之屏風兒予嘗後王岐公蘇文定  
公詔草及謝表備言之至今不廢蓋其來久矣國初陶谷  
謂一生依本畫胡虜殆謂是耶

翰苑印以翰林學士院印六字為文皆鐫景德二年少傅  
監鑄上兩字微則自南度京百司印無如此文者尚書六曹  
惟禮部印是旧物然亦元豐改官制後所鑄蓋文書稍簡  
故不利耳



宋元敏晚歲有詩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之咄武不如人  
其後元厚之作執致恭之政事一日奏事差誤神宗顧謂  
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乞退遂用元厚語作乞致仕表云少咄  
武尚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忘事神字讀表至此恰其意  
而屈之歐陽文忠公謝致仕表云雖伏櫪之馬悲鳴難辨於君軒  
而曳尾之龜溷養來寄於吳沼元厚之後作致仕表云捨退  
舞敢忘舜帝之笙鏞鸞、歸飛亦在文王之吳詔又謝致  
仕表云冥鴻黃遠正依天宇之高華微霍雖傾上邇日華之  
明閔其意万物不寄於天地雖致仕亦不寄君父子也瞻為  
筆說大以此為妙云古人謝致仕表未能、到此者

元厚之作王介甫再相麻此以為上然未免偏枯其云去氣貫  
日雖合石而為開終波稽天熱芥戕之敢闕上句志氣貫日則  
可以視雖金石而為開是下句說波稽又則於芥戕了無干  
涉此曰六之病也然後之取古今傳記任話作曰六雖金石而為  
自開而京雜記載楊雄金語也日華明閔李德裕唐武宗畫  
像贊也曰六九歌取古人妙語以見上耳

神宗及慶喜岐二王不許出閣因辭者數十其後改封先  
君列第環宮弥尊耳開元之盛側開通<sub>此</sub>迺其承長樂之顏、  
曰大有伐山語有伐材語伐材語者如已成之柱楠略加繩削而  
已伐山語者則搜出開荒自取取之伐材為熟事也伐山謂生



事也生事必對熟事、必對生事若兩聯皆生事則與於  
場混若兩聯熟事則無工蓋生事必用熟事對出也如夏  
英公辭奉使畧云項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孤道  
義不再載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徒姑忍聞禁休之音不拜  
單于用鄧象事而公羊謂夷樂曰禁休此生事對熟事  
格也後永初作歸田錄政云義不載天然不窮戶之拜情  
深涉姑忍聞夷樂之聲夏英公免起復奉使表此以為工  
然其間一聯云王姬築館接化之祀既嫌曾子回車勝母之遊  
遂輟此聯亦不減前一聯也

先公言本朝自楊劉曰六弥盛然尚有五代衰陋氣至英公  
表章始盡洗去曰六之深厚廣大無古無今皆可施用若英公  
一人而已所謂曰六集大成者至王岐公元子之曰六皆出於  
英公王荆公最為妙亦出英公但化之以義理而已

沈存中緣永樂陷沒謫官久之元祐中復官分司以表謝曰  
洪造與物難回朝霞之餘至恩及臣更過天地之力又曰雖奮  
竭之心難伸於已廢之日惟忠孝之志敢忘於未死之前皆新  
語也矣

錢易希白子彥遠字子高明遠字子飛俱已賢良登科  
族入藻醇充沈應說書進士俱中第閱賢良文學之科一門  
四人襲聞色討論職曰人謂易惟演明遠及藻也 蘇子瞻作翰



林、子中方以言者去國在外以啓貨曰父子以文名世及淵云司  
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選飛董公孫之學與其後為中書舍  
人讀二蘇告詞之語異矣

譚時曲江人荆公少年仕宦韶州之友也特善牋表荆公公在又  
應中大科熊伯通以啓賀之深知制誥曰七年三第金陵稱  
其一對云車斜韻險競病聲難競病二字曹景宗故事  
也白樂元微之書曰何如春深好詩以斜事二字為韻往  
來幾百篇

了晉公文字雅老不衰在朱崖答胡則侍御史書曰夢幻  
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候木來之不有在海外十四年

及北近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雁乍  
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秘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  
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之望人亦哀之

孫賁公素除河東總運使託先子代作謝表蓋河東竟故都  
之地曰富歲三登有唐叔得禾之異輿情百樂興克民繫懷  
之款未云過太行回顧云下義敢親園望長安遠在日邊心馳  
帝闕公素讀之笑曰公之末篇寓忠孝之意也先子嘗言回  
六須只當人可用他處不可使方為有工部魏自挾面運使  
移知鄧州先子以啓貨之云教矣有西沒被南明之國民將  
受文符與前古之款乃氏自陝移鄧之啓也



天聖中劉子儀賀五王出閣啓云是暉曉列星飛降天上之書  
標萬景晨趨嶽立受日中之字於隱於五字王字也

元豐末劉詒以論常平不便罷提舉官勸停遊金陵以啓  
撰王荆公令其舟起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荆公答以啓略  
曰起於不得已蓋將有行老而無能為云胡不止

盧多遜丞相謫海外國使載其謝表云流星已遠拱北極以無  
由海日空懸望長安而不見又其孫載作范陽家誌附其臨終  
自作遺表畧云昔日位君黃閣衆口鑠金此時身朱崖蔓  
草榮谷雖有五代衰者氣然亦可哀矣

熙寧中彗星見星歲友趾李乾德致苞州二處為之騷動朝  
廷遣郭遵趙高尚討之荆公作相章出師勅榜有云惟天助  
順已兆布新之祥為彗星見而出師也行年河洛記王世充做隋  
恭帝禪位策文云海飛群水天出長星除旧之微克著布新  
之祥允集荆公用曰意為新語也

楊子安侍郎憲勅謫官洛陽其謝舟任官祠表云地載海涵  
莫側包荒之度春生秋殺皆成造化之功即報至丹陽泰元度  
在群見報驚嘆諷咏之

熊伯通任金陵為王荆公幕府代公作立貴妃表云有驚或相  
承之道無陷彼私謁之心荆公取而用之後人因用此一聽  
相承不已



鄧溫伯知成都謝上表云們參歷井敢辭蜀道之難就日  
望云愈竟長安之遠自後凡官西川者謝表相承用此一聯  
張伯參政事江南李後主時為大臣國王受知

太宗復作輔臣時王元之為稱為翰林學士泊手書古律詩  
兩軸與之元之以啓謝云追擬李杜辭矣盡變為國風樓武韓  
宣適魯獨明於易象謂其自他國入中朝也

元之自黃移蘄州臨終遺表曰豈期游岱之鬼遂協生桑之  
夢蓋昔人夢生桑而古者云桑字乃四十八而果以是歲終元  
之亦以四十八而歿也臨歿用事精當如此足以見其安於死  
生之際矣

顧起敦詩罷臺官久之得太原倅與先子同官素相好也敦  
詩作大山軍試官歸說得人且言其解頰作謝啓甚工云夢  
焦中之鹿矣辨其真探鎮不殊適遭其睡先子戲謂敦詩  
曰主何太恍惚耶

陸宣公隨德宗自奉天環關與元年不海過制書曰失守宗  
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得或或誠莫追與既往永言恩外期有  
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其後荆公嚴相守金陵謝上  
表云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尚冀於  
將來周宣公語意乃知文章既承未有無後來者也



講學學貴有常而悠言道循為進與日俱新有常也玩愒自  
怨曰我未嘗廢非悠、乎顧一暴而十寒斯害也已孔子學如  
不及猶恐失之

學不可儻等先致察於日用常人能孝於事親友於兄弟  
夫婦睦朋友信出而事君風在夜公猶曰承德雅窮理  
惟亦無越於躬履實行也

學以養心亦所以養身蓋邪念不明明氣清則血氣  
和平痰莫之櫻至若端油然而生矣是内外交相養也記曰心  
廣體胖以此之謂也

士有假書於人者必熟復不厭有陳書焉且凡者乃坐老歲

月是以白屋多起家晉梁易偷情知做則庶幾矣

君子之學休用具藏備之余時與事物酬酢因可以識人情  
世態其間是非利害豈能及知吾意哉有困心衡慮則是  
以增益其所未能也

友友必擇勝已者講貫切磋益也追隨游玩損也若佞諛相  
甘言不及義寧獨學寡聞猶可以無悔吝

勿忘人善以身取則焉學、不已忽知其非我有也勿揚人  
過反躬然省焉有或類是亟思悔而迷改也去其不善而進  
進於善是之謂善學也

與剛直人居心所畏憚故言必擇行必謹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



多矣與柔善人居意寬和易然而言必予贊也過莫予驚  
警也曰相親好積尤悔於身而不自知損熱大焉故美味多  
生疾疾藥石可保長年

孔門大學之道備九思三畏正心誠意也敏事而謹言備身  
也孝友施於有政而家齊矣敬信鄰用愛民借力而國治  
矣以至、謹使憲度而四方之政行振墜救遺而天下之民  
歸心二帝三王平治之道莫或加此矣

節食則無疾擇言則無禍之、生匪降自天皆自其故  
君子於口之出納唯謹

礼以嚴分和以通情嚴則尊俾貴賤不踰情通則是非

利害易見齊家治國何莫由斯

為己之學成己所以成物由本可以及末也為人之學徇人  
至於表已逐末而不知及本也

為學日進須以人形己自課其功然後有所激於中而勇  
果奮發不能自已也人一己百雅柔必強

律已上智安行多善而無所稀避中人觀福慮禍故強為  
善而不敢為惡下愚皆不是禍故歸焉惡而忘所忌憚  
日月飲食取給不必精也衣冠礼容苟備不必華也若閱耕  
念織將慙惕不敢取過用手哉

一毫善行皆可為世徽福望報一毫惡念不可萌智知出



乎尔者反乎尔

惟儉是以養廉。蓋費廣則用窮。時、然每懷不足。則所守必不固。雖未至有非義之舉。苟念慮紛擾。已不克以廉。請自居矣。

飲啄前定。毋庸強求。任用前所有。則自如。相矜異。不獲則心慙矣。自此理以推廣。凡貴賤事也。無入而不得。也。惠迪吉。從逆凶。惟彰罔然。此固有多行悖戾。而求罹殃咎者。何也。天有顯道。疎網難逃。霖淫浸漬。人固未知。竟造兩止。則墻潰矣。士能寡欲。安於清澹。不為富貴所撓。則其視外物也。輕自然。進退不失其止。

君子要分。養恬。凡物自外至者。皆無容心也。得則若固有之。不得本非我有也。欣戚不加焉。豈不見其有余。夫何羨約不知其為。及夫何慊。義理充立乎。其在。我故人欲弗之累也。矜名。奢畏。譏毀。自好也。志檢制肆。偷惰。自弃也。自好者。中人也。可尊之。使為善也。自棄者。及斯為下矣。不足有有為也。

知學者。居平。無怨學。而深於道。則安平。能樂常人。貧則怨。小人貧則怨。

君子有偶。為小人所困。若押若自反。無愧作於我。何損。又安知其不為進德之助矣。



冒而因求官傾資活吏以贖貨失職初皆起於慎其所無而  
卒至於喪其所有也各泯其貪心而安分守節則何奪緣  
敗之有

士有寬義習軫念窮乏然執能偏愛之哉骨肉則論服屬  
減疏交朋則計情義厚薄以次及之如刀所不逮亦勿強也  
江行者寧神甚欲言動稍蕪則飄風怒鑄對面互見此  
畿有之愚倍且迫於勢耳君子不期聞室地事地者顧可  
津乎

此居人上有勢分之臨以怒存心乃可以容下故行動必謹言  
款步遠則有前導近坐則毋簾窺避川是故君子不發人  
陰私不掩人之所及也

富貴利通是人之所欲也然而出處去就之異趣君子小人之做  
外蓋君子必審夫理之是非而小人惟計乎事之利害者是  
非則虐人雖賤非招不往計利害則苟可獲禽雖詭過為  
之君子之事上也必志以敬其換下也必謹以和之奉上也  
必論以媚其待下也必傲以忽媚上而忽下小人無常心故君子  
息之此倍之愛其身曾不如愛其子之至也道子入學必厲以  
勤教子子治身必導以爲君子違逆其自爲則因循惰弛  
罕克自強措心積慮甘心爲小人而不以爲病茲非惑歟有能即  
其所以爲子謀者而爲己謀則思過矣



明道道統之傳自堯舜書雅載精一傳心而學之名未著也  
學聚問辯蓋夫子贊易之辭如三王四代惟其師出於記記者  
之言爾堯學於君時等說爾見於孫卿所述六經未之前聞也  
發明典學實自說命始至成王而後緝熙光明形於詩人之頌  
焉由是惟之傳說之有功於名教大矣

孔子之於陽貨也微其亡而往見之不欲仕而語以任聖人之言  
行當如是乎待小人以權也如不能全身遠害而直墮惡  
人之阱則可以為孔子

蒞官為政寬嚴孰尚日張嚴之聲行寬之實政有細令有  
信使人望風肅畏者聲也法後輕賦安靜自適者實也乃  
若始焉玩易格梅刑不勝奸雖欲行受人利物之志吾知  
其有不能也

當官勤必自防凡家之若服所需宜一取諸其鄉不得也新  
蔬常用之於官下亦須給納明文張具予直適平而物無  
苛擇庶免於悔名

弊政有當革者必審稽源委如其吏也於久私黨刻夫復  
何疑若動而利少害多不若用靜吉也

原治帛者以道懷民其治渾然而不可名也故其名安之而習  
於想忘王者以仁撫民其治至公而無私也故其民愛之而上下相  
親朝者以法齊民其治假公以行其斯也故其民畏而相制不敢



遠強國以威劫及其治無往而非私也故其民怨而易於相率以  
為亂僅存之國厲民以自養無復有政治也故其軍民相與危  
寄喘、然朝不謀夕矣

君子之事君者弥縫其闕而濟其所不逮漢武漢帝好大  
喜切方穿奢極靡而公孫洪為相乃一人主病不廣大為言盡  
平所謂逢君之惡者歟

人君以至誠治天下不容有一毫之偽也偽萌於心則發於政  
事有不可掩焉者如病作於心而脈已形飲未及醉而色已  
見可畏也哉

評古季氏將伐顛更由求同見而請問焉夫子未荅而獨乎

求以責之蓋者是役者求也求因聞特危扶顛之戒而後獨  
陳夫也費者取之說夫子何以逆知其主是役成為兵謀者先  
聚歛聖門嘗鳴鼓以責求之罪矣然則子路不與謀歟曰不與謀  
則不同請矣不與倡而由和之也直天子並因之為具目也  
什一中制也三代共之由春秋至戰國良法廢格而取民出於私  
意久矣歛盈之歟復什二而未敢無勇也白圭歛二十而取一過  
猶不及也

用人使人當用其所長而略所短則無棄才事上當度己量  
力以肅共主命則無敗也責人以其所不能是使馬代耕也強己  
才之所不逮是行舟於陸也



虞朝九官各因能任職而終身不易後世庸才不量能否而  
俾更九職之事以此責治不亦難乎而說解同寅協恭之域無  
率作具事之志蓋由朝除夕改之不常考績黜陟之法廢也  
止弊甚矣風俗侈靡而法禁不行也泥金以飾服玩而山  
澤之產耗矣銷錢以為器具而穀粒之利盡矣京師列肆  
日價相夸遠方何禁焉王公戚里時尚競新士庶何責焉法  
行而後化皆習自近始也

冠昏表祭及生日用之禮不可苟也在上莫為之制都而一  
俚俗之自為鄙陋不極甚矣故古酌今者為彝典頒之曰  
方以革猥習當審今之急務也

三代盛時民德歸一農祥祈報而已今也祠社非時率歛征  
馳急於官府是以農年常若不給一遇飢歉則流亡矣上之  
教不明下由之而莫知悔也如之何而使斯民之冒也

海岳名言

一

米芾

歷親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况其巧如龍跳天門虎踞鳳  
閣是何等語或遺辭求工去法逾遠無益學者故無所論要  
在人人不為溢辭

吾書小子行書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跡跋尾間或有之不以其  
本書者必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倫其古雅壯歲米能



五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  
家人見之不以為也

江南吳玳峴登州王子詔大碑題榜有古意吾見月仁大碑  
題榜與之字又幻見月知吾名書碑及手大字更無辨明不許  
侍郎允愛其小楷云每示簡可使令嗣書謂月知也老杜作薛  
稷字晉寺詩云鬱、三大字收黃髮相纏今有石本得視之乃  
是勸倒收筆鋒筆、如承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  
恠難狀由是論之古古無真大字明矣

葛洪天竺之觀飛白為大字之觀古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  
寒儉無精神柳以權國清寺大小不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  
碑乃有真趣不殆醜恠真字甚易唯有體勢唯謂不如畫  
筆自其勢活也

字之八面唯真楷見之大小各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鍾法了  
道護歐虞筆始有古法七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而為醜恠惡  
札之粗自柳公世始有俗書

唐官告在無為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倍者開元已來緣明白主  
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終生字亦有此肥開元已  
前古氣無復有矣

唐人以徐浩此僧度甚矣而浩大小一倫猶更楷也僧度蕭子云  
傳鍾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論徐浩為顏真卿辟家



書韻自張顛血脈來教顏大字後今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已書也故父須其跡現  
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人意修改披  
擊致大失員准言州房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  
員無作做凡差乃知顏出於褚也又黃蹟皆無吞燕尾之筆  
與郭知運爭坐位

帖有篆籀氣顏傑思也柳與歐為醜恠也祖其弟公綽乃  
不傳於元筋骨之說出於柳也人但以怒張為筋骨不知不怒張自  
有筋骨焉

凡大字要如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後訖生  
祖述間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

古人多為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員筆頭如  
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好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佐作住自古

及今余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石曼卿作  
佛號都無回互轉摺之勢小字展令太、字促令小是顏教顏

真卿謬論蓋自字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大、如之殿作回窠分豈  
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展促也

余嘗書天慶之書天之字皆回筆慶現字多在下各隨其相  
稱寫之掛起氣勢自帶過皆之大小一般雖真有飛動之勢也

書至隸具大篆古法天懷英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狀



活動負備各、自足謀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歐虞  
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素世李邕晚于体乏纖  
濃徐浩晚年力過更無氣骨皆不如作郎官時蔡州碑也孟  
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此自有識者知之沈傳師更格  
自有起世真趣徐不及也柳史蘭尚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又  
為司馬孫蘭岳真君觀碑極有鍾王趣餘皆不及矣

智永臨集千文秀閨圓勁八面具備有真蹟自顏沛字起  
在唐林夫知他人所收不及也

字要骨格因洩裏筋、洩藏內帖乃秀閨主布置穩不俗  
險不惟老不閤枯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生怨、生恠貴形

不貴作、入畫、入俗皆字病也

小或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茲古語也吾夢古衣冠人披以摺紙書、  
諺自此差進與他人都不曉蔡元長見而歎為日法何太遠異耶  
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以其字名祇稱吾行草款吾書如排字  
子然字復有体勢乃任尔

顏魯公行字可教負使入俗品

月仁等古人書不知此學吾書多小兒作草書大段有貴意思  
智永規成印乃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索也可求見之一日  
不書便竟思滋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因思蘇之才怕公至  
恪帖字明意殊有工為天下法書第一



半山莊臺上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與楊凝式書人少知之余語其故公大賞其見筌

金陵懷山樓讓榜乃闕尉宗二十一年前書想六朝宮殿榜皆如是

薛稷書望普寺老杜以為牧童爰相纏今見其本乃如柰重兒搢  
蒸餅勢信老杜不能書也

得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為一好緊之便不工也

海岳以書與字博士

君對

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數人海岳

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襄勤字沈遠  
排字黃庭堅猶字蘇軾畫字

上復問卿書如何對曰區刷字

說郛卷第七十九

說郛卷第八十

雲麓漫抄

趙彥衛景安

三院御史唐有三院御史侍御史謂之臺院殿中侍御史謂之殿院  
監察御史謂之察院太常寺有四院天府院御史院樂懸院神  
廚院皆子司且五代有樞密院鹽鐵院雜料院寺名秩二不  
高本朝樞密本兵禮均二府又有學士院舍人院為兩制下則糧料  
審計進奏官告登聞檢鼓是為六院皇子之居謂之其王宮  
王子之分院世俗目之曰宮院僧寺亦賜名院即院之為義始



不一矣

起君唐制起君即起居舍人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立殿下直舍人唐制起君即起居舍人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立殿下直第二嬌首和墨濡筆皆即切切時號嬌頭所謂嬌首者蓋殿墜陸陸間壓塔石上鵝鵝之飾金僧寺佛殿多有之或云唐殿多於陸之四角出石嬌首不應史云殿下第二嬌首也

道士

唐書志道士女冠僧老見天子必拜合之不拜未知起自何時。

燕支清微子服飾變古錄云燕脂對製以紅藍汁凝而為之官賜宮人塗之號為桃衣藍地水清合之色鮮至唐顯進貢惟后妃得賜曰燕脂雀豹古注云燕支葉似刺衣似薄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燕支中國爾為紅藍以染粉為婦人色謂為燕支粉

今人以重鋒為燕支非燕支衣所染也燕支衣自為紅藍耳  
曰謂之赤白之間為紅即今所謂紅藍也西河曰事云又我析連  
嶺史我古音不著息失我為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論朝江海之有潮衣刻不移昔人常論之山海經則以為海龜出入穴之度浮屠書以為神電之變化實叙蒙海嶠志以謂水隨月之盈虧窟聲筆海賦以謂日出于海衝一擊而成王充論衡以謂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能通明叙傳墨卿高麗錄云天包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也乘水力以自持其與元氣互為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舡者不知舡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浮則海水溢下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沉則海水縮下而



為泥計日十二夜由子至巳其氣為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  
乎夜一晝夜合水火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皆再為  
然晝夜之晷擊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  
升月臨乎午則陰氣始升故夜潮之期月則臨子晝潮之期月  
皆臨午烏又日行遲月行速應遲之九度半而月行及之日  
月之會謂之合朔月之朔月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亦  
臨午為且晝即上天而言之天體回轉日月東行自朔之往  
月速漸東至午漸遲原而潮亦應之以應遲于晝故晝潮自  
朔後迭差而入壬飛夜所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  
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夜即海下而言之  
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漸西至子漸遲西而潮亦應之  
以遲於夜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晝矣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末  
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日加  
一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大也小當卯酉之  
月則水火之交也

氣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天地之變  
也氣以變為盛出故潮之大也異於餘日

飲者蘇一正月旦日世倍皆飲者蘇酒自幼及長式為作屠蘇千金  
方云屠蘇之不知何義按臨宗懷荆楚歲時記云是日進椒  
柏酒飲死湯服却鬼丸數于散次起後小起注云以過時日故在



寔月令過臘一日謂之小歲則用之漢朔元正則行之晉無承  
漢常以十月為歲首也又云數千散即胡洽方云許山亦散並  
有箇兩則知數於音訛轉而為屠蘇小歲訛而為自小起云  
真武朱雀玄武青龍白虎為四方之神祥符間避聖神諱始改  
玄武為真武玄冥為真冥玄枵為真枵玄戈為真戈後具醴泉  
現得重地道士以為真武現繪其像為北方之神披髮黑衣仗  
劍踏龜蛇從者執黑旗自從奉視益嚴加弓鎮天佑聖或以為金  
廣之讖

破吳歌彭蔡酒學校馳聲善破經義每有難題人多請破之無不曲  
當後在兩省同寮嘗戲之請破月子書、照幾州幾家歡樂幾  
家愁彭注思之云運於上者無遠近五殊形於下者有悲歡之異  
人益嘆伏此兩句乃吳中舟師之歌每於更闌月夜操舟蕩漿  
柳通其詞而歌之聲甚悽然人有詩云徒倚先居凭翠樓分明宮  
漏靜魚秋長安一夜家、月幾處生歌幾處愁登行於時具載  
輦下歲時記云是章李標製與此意同

韓詩外傳 十身 韓嬰

閔子騫始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始有菜色  
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魚葢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  
惟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柏表詎相隨心又  
樂之二者相切音中而不能任是以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寢深



又額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意義出見羽蓋龍  
折梅表相隨視之如壇士矣是以有芻豢之色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憤貫而佩之一曰無內陳而外親二曰  
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乎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陳  
而外親不亦及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  
亦晚乎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卑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  
野畢之御上也顏淵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佚矣定公不悅以告  
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厩人以東野畢  
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至定公曰卿寡

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佚矣不識  
吾子以何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公於使人造父工於使  
馬舜不窮其民造父、接不極其馬云者貴承不極無罪以  
字當貴逐不仕

李實除果名地名人之姓之外別無訓義左傳行李按曰文疑行  
李也

明白主學隱形於羅維公遠不盡其術帝怒斬之有使自蜀來到達  
公遠說曰帝加我以舟楫之戮豈能害我哉因以蜀當婦為敵以  
識幸蜀也

仙舟九品第四曰碧雲艘



唐乾符中木入角斗術士因岡以為帝王之兆不在斗不為朱  
其應在朱金忠

虞懷慎與張說曰作相虞忽暴亡其夫人崔氏不泣謂家人曰公  
命未盡公清廉而說尚存公不應祀已而後生右以夫人之言  
告公曰不然適冥間見數十人皆曰為張說鼓鑄橫財我豈  
可同未幾卒

則天改新字有言國中者或惑也乞以武字或鎮之乃改為  
國後言武在口中與因何異乃改作因

崔紹暴卒後生云見冥間列榜備書人間姓名將相列金榜  
其次列銀榜州縣小官並列長銜榜

岑立本避暑山亭有叩門來見曰上清童子元室後驗之乃一  
古錢

張瞻夢歎於曰中占文曰喪妻日中歎言無婦也

續漢儀賜老人鳩杖、禱刻鳩取其不噎董

威在洛陽隱居白社以殘絮縷帛為衣言百結衣

結衣接不板荆州記云云不極承上板造父字不極其為是以舜  
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御休正矣周旋步  
驟朝祀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猶策之不己知矣知佚也定  
公曰吾可少進顏淵曰數窮則智盡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  
今窮其下朕不老者未之有也



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血至者死  
所杀者十餘人次及晏子奉牲血仰天而嘆曰惡乎崔杼將焉  
無道而杀其君於是盟者皆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  
與子分國不與 杀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射之吾願子之痛之  
也晏子聞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為理於是有人  
者石奢追之則父也廷返於廷曰杀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致非孝  
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地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父  
鑽曰禽在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也

諸集拾遺

大明九光石之名也威喜凡桃木芝名也狹狹牛角龍仙皆草芝名  
五夏日復六壬六癸符或去兵化飛霜散者不能侵

懈曰無陽公子曼曰先知君

顏蠲辭齊宣王曰蠲願晚食以省肉安步以省車無罪以罪以接  
上板省費云、荆州記承上板百結衣字荆州記酉陽山石穴中  
有書千卷世謂之有陽逸典

焦貢易林以酒為歡伯

風俗通曰恙毒虫喜噬人古人草居霜宿故相勞問必曰無恙乎  
大戴礼師曠曰歲欲豐甘草先生謂齋也歲欲歛苦草先  
生謂苦草也歲而則惡草先生謂水藻惡謂澇也歲日干則



旱草先生謂疾黎也皆孟春占之

河圖記百代之後地為天下千代之後天下可倚柀

王元長曰小兒之歲月鳩車之戲也歲曰竹馬之戲

鄒子曰中國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身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又有火

瀛海環之總謂之八極

養生訣錄云非性暖弓草鍾乳

柳子厚愚溪詩序溪丘泉溝池亭亭鳥皆以愚名之號八愚

稽聖集卷五家在綿竹縣望女子像披以馬皮謂之馬頭娘廟

釋典以曰該判夢一日無明重二曰日識也遊三曰日大徧增四曰

喜惡先兆

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誼齊歌曰謳吳歌曰飲楚

歌曰艷楚歌曰哇振旅而歌曰凱

陸機賦云其種黃龍密角金文狸首虎藩玄辭素蛇之名

孔頴通曰鳳有九苞一曰包命二曰合度三曰叫遠四曰舌屈伸五

彩色光六曰冠雉全七曰距鏡鈞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月行沈懷遠南越

志珠品一寸以上謂之大品珠大而底平如覆金謂之瑠珠次曰

走珠次曰骨珠次曰礪珂珠次曰統珠

李知微宿都省夜聞人乎馳道都尉司城主簿者數小人入

古槐下况明日發視乃鼠也

法苑請林堯率天雨摩尼珠護世城雨美晴阿修羅天雨長



仗閣浮提無界雨清淨水

本草狀舟一名百兩金又名鼠姑

蒼耳別名羊負米名

盛事美談

太祖微時有麻衣和尚喜望氣李守正救河中來語趙普  
曰李侍中安得文郎城下有三天子氣歲餘成陷而周祖殲祚  
未知有三天子之說乃太祖太宗而後行也

太宗一日閱後苑象死取膳不獲詔問徐鉉、請於前左足求  
之果得云象膳隨口時左足上歎其博識

董物太宗朝蓋瑞拱樓四壁意望恩賞一日太宗登樓皇子

逢見驚馬蹄太宗遂令污慢之卒不獲賞

宰相丁謂在中書日因於私第召賓客言江南李國主鍾愛一

女選有奇表殊才有門第者執政言洪州劉生為本群參謀

歲用未冠儀形秀美大門曾列武鄉通富辭難云可以塞選國

主大喜成禮授少卿拜駙馬都尉名何將王出入中禁未周歲

公主告卒國主傷悼悲泣曰吾不欲舟親劉生之面所執政削

其官封一簪不與却送迎洪州生恍若夢竟觸類如旧丁因

笑曰官日亦不失作劉參謀也席上聞之莫不失色羊載

果有朱崖之竹田宅對沒子孫南去足馬數僕宛如未第之日



北齊馮叔妃名小憐後主惑之願得生死一處

荀奉倩妻曹氏病熱奉倩乃出中庭取冷地以體慰之孫  
綽情人詩之碧玉破瓜時呂洞賓詩曰功成當在破瓜年楊  
文公謂俗以破瓜為二八

顏回望吳門馬兒一丈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丈長  
身後人號馬為一丈

有武帝宮人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鍾景物樓上應五鼓及  
三鼓宮人聞鍾聲早起粧飾出南史

虬許之中年東北者燕趙眼冷何曾見一人  
潘妃有琥珀釧一隻直至七十萬

虬詩云輕梳小髮號慵來巧中君心不用媒可得紅兒搵酒眼  
漢皇恩澤一時回

馬明王隨神女入室卧紫金床

王故之情人桃葉歌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度無  
所苦我自楫迎汝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妻姮娥竊而服之得仙奔入月中  
為月精

甄白王后每寢寐家中髻鬢見如有將王衣覆其上者

華山記云頂上有池生千葉蓮眼之羽化

范寬之得故人結怨合歡香囊寄詞云謝娘拖子買妃更



佩出本草曰李商隱贈更衣詩云結帶懸拖子淵領刺此  
史又梅聖俞拖子詩夕同心誰可贈為詠昔人詩

王訓舞詩云笑態千金動衣香十里香

呂氏鄉約

藍田呂氏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  
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事長上能言陸親故能擇友友能  
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規過失能為人  
謀能為集事能解鬧爭能決是非能具利除害能居官  
舉職凡有一善為衆所推者皆君子勤以為善行業謂居  
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  
御僮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如祀樂射御書數之類皆  
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一約不脩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醜傳聞訟二曰行止踰違三曰行不恭遜四曰  
言不忠信五曰造言誣毀六曰營私太甚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礼俗不相成  
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五一曰友非其人二曰怠惰三曰動作無儀四曰臨事



不恪五日用度不節已上不修之過每紀皆書于前三犯則行、罰

### 礼俗相交

凡行婚媾喪葬祭祀之礼、終具載亦當講求如未能遵行且從家傳旧儀甚不終者當漸去之

凡與鄉人相接及往还書問當衆議一法共行之

凡過慶吊每家只長家一人與同約者皆往其書問一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吊者不相識則其次者當之所助之事所遺之物亦臨時衆議各量其力裁定名物及多少之數若與分淺深不同則各從其情之厚薄

凡遺物婚嫁及慶賀用弊帛羊酒燭燭雞兔果實之類計所直多少多不過三千少至一二百喪葬始喪則用衣服或衣服以禭礼以酒脯為真礼計直多不過三千少至一二百至葬則用錢帛為賻礼用猪羊酒燭、為真礼計直多不過五千少至三四百災患如水盜賊疾病刑獄之類助降者以錢帛米谷新炭等物計直多不過三千少至二三百凡助事謂助其力所及者婚嫁則借助器用喪葬則又借助人夫及為之管幹

###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曰水火二曰盜賊三曰疾病四曰死葬五曰孤弱



六曰誣枉也貧乏凡同約者則物之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者不急之用及有所者亦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逾期不還及損壞器物者皆有罰凡事之急者自遣人徧告同約事之緩者所居相近及知者告于主事徧告之凡有患難雖非同約其所知者亦當故恤事重則率同約者共行之

罰式

犯義之過其罰五百不務之過及犯約之過其罰一百凡輕過規之而所及能自舉者止書于籍皆免罰若再犯者不免其規之不叫而後為及過之大者皆即罰之其不義已甚非士論所容者及累犯重罰而不俊者特聚眾議若決不可容則皆絕之

聚會

每月一聚會食每季一會具酒所費率錢合當事者主之過聚會則書其善惡行其賞罰若約有不便之事共議更易

主事

約止一人或二人衆推正直不阿者為之專主平以賞罰當否直月一人同約中不以高下依長少輪次為之一月一更主事中雜事。人之所賴於隣里鄉堂者猶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惡到言皆與之同不可一日而無之不然則秦越其視何與於我故大臨索病于以且不能勉願與鄉人共行斯道懼德未信動成



取學敢舉其目先求同志苟以為可願書其語誠吾里仁之  
美有望於衆君子焉熙寧九年

十二月初五日

呂大臨曰

獻醜集 一序

許棐

房閨女弄妝自謂天下色出見施媻始知獻醜予以詩文獻醜者  
也自重痛之余戶外事一不以綴意獨著筆硯如奇畫美味  
每有題者必付凡嗟實謂意語天出不知前世有古人今有  
作者及示人傳以為笑始悔不藏之也然則醜可藏乎曰不可安  
知不有窺而笑者故抑矣笑可禁乎曰不可禁笑則愈天也與  
其藏醜而人窺笑禁笑而人愈笑訖若獻醜之笑之為快故凡  
其禁曰獻醜嘉熙丁酉中秋日梅屋許棐自序

樵談

背身也謾心也向月欄雲崖和樹聲各泉嚮高亦可祇亦可  
繁亦可簡亦可猿鳴不猶鹿豕不忌悲饒舌者詩人笑之  
耳世人不談王道樵亦敢笑之

耕者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無憂無慮  
日、是年

辟書覆就製史結定誰不惜之士凡穿途落窳穿聞者不憐  
過者不顧以其死生是賢派上之字仇復中文字哀哉與邢



倭人交如雪如墨池雖革水其色愈汗與端方人如炭如董  
炉炭化為反其香不滅

小人出亭剝物切入事重修是懷鷄寶神搜金收佛神佛其  
擬我哉乎

逢彼蹂含如塗雪看面而易融逢彼笑恐如際風侵肌而不  
覺

子然父貧先獲第富妻妾視豐儉為非惟奴僕視盛衰為  
勤忌市通不在門外矣

殺人者死定法也酷吏杀人不死謬將杀人不犯庸庸杀人不死  
法定行

凶人祭祀吉神不嚮如君子不度小人之苞首吉人祭祀凶神不臨  
如小人不登君子之俎豆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若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諂笑如嚼糖  
冰爽爽之後寒洩疑腹

或問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歲余與收教無辨令人路身學  
孔顏何百不一如曰學滑稽易口耳學聖賢難

益工數筆術者片言僧道一經半呪動得千金文士創精鉢心不  
博人一笑吁士也賤何獨在茲

樵魚上砧送蟹入芥無不惻然及坑才陷藝惟恐不深是不忍於  
細而忍於大



閻金闕玉不韋甚矣而先人手澤亦卷分快散永為不全之書  
是漕無餘之秦也衰哉

貴蓄孔鵬賤視賓客肥創猿鹿瘦後與壺不義而富貴者  
之積習也

衣垢不渝罽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渝德缺不補對天豈  
無愧心

古人唯未知為人文之道而有子今人未知為人子之道而有子  
庸臣誤罽、何他求庸婦誤衣、可別製庸師誤子弟、

可復脛乎

就有蛇之一鱗不害其為灵玉有石之一脈不害其為宝士有

百行一行偶違不害其為軍子

自己之仙真仙也不永真仙而未繪鍾塑口已感矣

堯行舜趨周冠孔裳者恕未可以貌定也使其見遺金於曠  
寂之途過色婦於定閑之室而不動心是堯舜返魂周孔復  
肉不然仁義之賦也

或問浮屠氏以身為祇伯何必殫費金米華耀土木曰小人  
惟貪非奢極侈無以起其信心

君子對青灰而惧聞雷電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疑  
讀孔孟之書而不嗜故人者未為仁人也讀孔孟之書而不嗜亦  
人者仁人也



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雷閉門

燕如文梁曼保錫賤鳩弱第巢林身危爾曹得其託  
成烈就慶衍後人且增失其託義破忠殘饒貽先世然則利季  
豪傑之文果項羽英雄之羽為也

支友之難甚矣百論未必善一思刻骨怨之百巧未必錄一拙終  
身弃之所以古人高尚其事

虎不食虎人食人虎不食于人食于人哀哉

破臥傷膚壞梳摘髮色為之變聚冷瘡身列艷席骨心  
為之安

倚富者貧倚貴者賤倚強者弱倚巧者拙傍仁義不負

不賤不弱不拙

天不能家刻戶訪賢一人以悔衆人之愚夫不能家贖戶給富一  
人以濟衆人之貧非以賢私一身富私一家也

### 瘖犬說

別墅二犬一犬瘖廢群佃交議曰賊吠者元聲者與不鳴鴈俱  
死予君而喻之曰犬瘖於聲者未必瘖於心也是畜呼之而來  
叱之而去不瘖於進退者也賓戚外堂喋而迎墜八過門哆而逐  
之又瘖於親疎者也視夫衛鞅吠父王養吠君宮象吠兄弟  
怒聲後遭、於天下後世尔不原其心而鳴者生瘖者死是曷  
將以衡謬操形柄生者幸而免矣羣佃相視而嘆曰吾侪



瘖於心者也念不到此敢不與是畜俱生拱而退

瘖木文

溝中之斷僕取為新斤斧將奏予止而哀之曰女巢鳳凰者手棲鷄巢者乎傲歲寒而蒼翠者乎媚春光而紅紫者乎何備取不盡輾輻不錄而泛一水中為不測之舟乎使造化者完女根株布女枝葉復生於七考之成或使匠氏斷為琴悲文為犧象不朽於禮樂之鄉女款之手本以臆對曰天地一紅娒也古今一韶光也堯桀同埃孔珞共燼豈獨予可哀而為是拘、者故請爨之予不忍瘖子後圖贊且識曰出乎是及乎是與焚溺異木乎超生祀類

朱黃二君說

阿丈人揖朱黃君而問曰吾膠漆二友為悔屋後仇有功請各第而言之黃君曰絆訛理件非我莫功點證昼差非我莫益耳中央色也當受衆采北面朱君楮客奮髯而怒曰句讀我判曰者我分又文之美惡標我準實破暗之燈火極妙之舟砂也彼唯其名而不雌伏耶阿丈人評之曰朱君事業果赫、滿人自然頻濯髮者易老若用心者早衰外澤顏色者內未必無枯槁之疾黃君曰然請書為主人養生之鑒

責井

夏五小旱井無剩泉予俯視而責之曰吾謂汝為夏涸冷凜



冬抱溫不趨其時者乙朝瓢冰澄莫聖玉溜不易其操者也  
今衆原猶活尔泉竭枯泄實塵積麓維烟生始悔女者淺其  
女者之大深也予寧休炊息飲誓不屈耿恭之膝言訖倦蕭  
而睡童子蓬頭土面焦唇燥吻喙、而告曰吾井神也使爾  
釜不生塵衣不凝垢者誰乎使尔筆硯津、濡索露樽墨  
灑、泛月浮衣者又誰乎夕消亡功一渴成怨何少恩耶當扣  
天閣闢泉戶償子無窮之汲覺不知其所之但聞西簷之雨

說郭卷八十



程